宋刊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 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唐黨反召時照反本又作邵卷內召公召作皆同【疏】蕩八章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所作以傷周室之大壞也以厲王無人君之道行其惡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根深於刺也瞻仰召旻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斥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八章皆是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爲下之摠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爲一篇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傷其盡廢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之辟必亦反注同沈云毛音婢益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云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敎又多邪辟不由舊章。○辟匹亦反本又作僻注同斂力豔反駿荀閏反本亦作峻邪似嗟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諶誠也箋云烝眾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眾民其敎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烝之承反諶市林反鮮息淺反注同道音導本亦作導【疏】蕩蕩至有終。○正義曰穆公傷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爲下民之君也又言王無法度之事重賦斂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是上帝之君王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邪僻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也元本天之生此衆民其使人君爲政化之命以教導之非欲使之誠信乎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無復誠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慕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皆化從惡俗是違天生民立教之意故所以傷之也。○傳上帝至辟君。○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所壞不得與蕩蕩共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板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桑柔傳曰

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託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咨商明知此亦不斥故變言託耳其實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爲下章摠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辟君釋詁文。箋蕩蕩至之甚。正義曰蕩蕩是廣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爲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言其除去善事知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訓云蕩蕩僻也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僻取此箋爲說也。箋疾病至舊章。正義曰此申說傳意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人困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君以刑法威人法峻則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雖此而已故知是此二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科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陵阪然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不依周公所制典禮先王所行舊法也。傳諶誠。正義曰釋詁文。箋烝衆至惡俗。正義曰烝衆鮮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發命教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爲盡然之辭鮮克爲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禦魚吕反掊蒲侯反聚斂也徐又甫垢反好呼報反朝直遥反下朝廷同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天君滔慢也箋云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言競於惡。滔他刀反漫也漫亡諫反本亦作慢又作嫚下同一音亡半反倨居庶反。

【疏】文王至是力。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昔文王以紂政亂數嗟歎之故穆公假爲之辭以責厲王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爲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掊好勝之人曾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責其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君爲惡言比天之王者此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汝等何爲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大壞所以傷之也。傳咨嗟至政事。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爲嗟也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掊掊郇倍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政事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箋厲王至職事。正義曰民

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異彌謗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綏四
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呼沈湎俾晝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
如家父作誦自著已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有殊二章箋獨言厲王者以假
託文王咨嗟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者以小大近喪顚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
紂又經之設文須有足句四言曾是其義爲一故箋并言之汝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
事也言曾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傳天君滔慢。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興是
力責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虐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滔爲慢也。箋厲王至於惡。正
義曰此箋言厲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在身爲德施行爲化內外之異耳相與而力爲之定本
作相與而力爲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對遂也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眾懟爲惡者皆流言
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懟直類反攘加
羊反宄音軌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箋云侯維也王與羣臣乖爭而相疑日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作側慮反注同本或作詛
祝周救反

疏

文王至靡究。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用善人何爲不
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衆懟爲惡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爲姦
宄之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爲是詛維爲
是祝求告鬼神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人於朝以祝詛求言是綱紀廢滅可傷之
甚。鄭唯流言以對爲異言此彊禦衆懟爲惡之人作此流言謗毀賢者若王問賢人則以此
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傳對遂。正義曰釋言文。箋義之至於內。正義曰凡言
義者宄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爲宜則而爲汝矣類善釋詁文式用釋言文衆懟爲惡者
懟謂很戾戾非一人故言衆也此彊禦衆懟之人不但很戾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謗毀賢者王
若問之則又以對謂就此衆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
黜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盜攘竊爲姦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上言
執事下言用事於內則執事者亦在內矣但執事者舊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
而自外入內故云式內以宄之言寇攘者費誓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竊則揔名故
箋以盜竊配之。傳作祝至究窮。正義曰作卽古詛字詛與祝别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
故言作祝詛也屆極究窮皆釋言文。箋侯維至極已。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侯得爲維
上言用惡人在官此言詛祝明是王與羣臣乖爭相疑而祝詛也靡屆靡究言其無窮已之時
故知日日爲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豕犬雞三物告神而要之祝無用牲之文蓋口告而祝詛

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明神若有犯約使加之凶禍故云求其凶咎無極已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炰烋猶彭亨也箋云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亨許庚反逞勑領反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無陪貳也無卿士也。陪本又作培蒲回反

疏文王至無卿。正義曰言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汝既官不得人徒彭亨然自矜莊以爲氣健在於中國斂聚此志意不逞好作怨之人以爲有德而任用之由其任用惡人以爲德故不光明汝王之德也正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故又言汝王之德所以不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箋炰烋至用之。正義曰炰烋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傳彭亨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章言傍無賢人故知斂怨以爲德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爲有德而任用之羣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傳無陪至卿士。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爲貳則知天子陪貳雖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義宜也箋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湎面善反徐莫顯反飲酒齊色曰湎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使晝爲夜也箋云愆過也女既過沈湎矣又不爲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傚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愆本又作諐起連反號戶刀反注同呼火胡反又火故反注同崔本作謼或一本作或號或呼卑必爾反使也本亦作俾後皆同眈本或作湛都南反不爲于僞反

疏文王至作夜。正義曰上言任非其人此言其共從行非度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何爲眈荒如是天不湎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眈此酒使色同耳此乃過誤之事不宜從而法行之汝沈湎如是既已愆過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及其醉也用是叫號用是讙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此所以大壞。箋天不至行之。正義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顏色湎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湎爲同色也湎者人之所爲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湎然而醉者人自爲之非天爲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蜩蟬也螗蝘也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蜩音條螗音唐

沸方味反蟬市延反字林云蟪蛄蝘音偃蟬屬也草木疏云一名蛁蟟青徐謂之螇螰楚人名之蟪蛄秦燕謂之蛥蚗或名之蜓蚞郭云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沓徒荅反**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近喪附近之近又如字注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忲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奰皮器反舊音備覃徒南反忲市制反又時設反說文云習也好呼報反

疏 文王至鬼方。毛以為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飲酒其號呼如蜩之聲如螗之鳴言其讙譁之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孰言其尊沓無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奰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人皆傚之此奰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遠鄉言其惡化之廣也。鄭唯小大近喪謂君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之甚猶尚於是欲從而行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傳蜩蟬螗蝘。正義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蝘楚地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陸機疏云螗一名蝘蛁字林蛁或作蟟也青徐人謂之螇螰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箋飲酒至方孰。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蜩螗多聲之蟲故知號呼之聲如蜩螗也沸無食名故知唯是沸湯羹孰則停故知其欲孰以羹湯非蟬之類故以比笑語禮有燕笑語兮但不得沓沓無節耳。傳言居至是道。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為上由為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已之行。箋殷紂至其非。正義曰以言近喪紂實喪亡鬼方殷之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覃及鬼方是化流於遠故易傳以為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効其非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為文之次也。傳奰怒至遠方。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奰屭以流河曲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為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雖怒時不醉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無節即又責其奰怒也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箋云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扈音戶**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疏 文王至以傾。

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將至滅亡者非爲上帝生之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先王舊故之法所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之汝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肯聽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何不以紂爲戒自改悔乎○箋老成至案用○正義曰以殷不用舊章卽以殷臣言之故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奭之文從上言之盡臣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箋朝廷至誅滅○正義曰以莫爲揔辤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大命近止謂民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顚仆沛拔也揭見根貌箋云揭蹶貌撥猶絶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絶乃相隨俱顚拔喻紂之官職雖俱存紂誅亦皆死○顚都田反沛音貝揭紀竭反撥蒲末反仆蒲北反又音赴拔皮八反又半末反見賢遍反謂樹根露見王如字言可見蹶其厥反沈居衛反一音厥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夏户雅反注同

疏 文王至之世○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顚仆傾拔之時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斷絶但根本旣絶枝葉亦從而絶以喻王位將欲傾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之害而王身實先誅滅王身旣滅羣臣亦隨之而滅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前夏后之世言桀爲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爲周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爲鑒改脩德教故也○傳顚仆至根貌○正義曰顚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顚爲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謂樹枝也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爲見根貌此顚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絶耳○箋揭蹶至皆死○正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爲蹶貌蹶謂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云猶絶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絶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喻紂未滅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賢之言爲驗是苦其不信故引古以爲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抑於力反抑密也警居領反 疏 抑十二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九章章十句至自警。○正義曰抑詩者衛武公所所作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警戒已身以王之爲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淪陷故箋指而言之。箋自警至以亡。○正義曰言無如泉水相率俱亡是則已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爲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覩惡思言其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已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冀爲未然之鑒不必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卽當杜口雨無正之篇鄭爲流彘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已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爲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羣臣爲惡恐禍及已若前人已死則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爲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喆本又作哲亦作悊陟列反智也下同則知音智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職主戾罪也箋云庶眾也眾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疏 抑抑至斯戾。○正義曰此時厲王彊謗賢者佯愚言人有此抑抑然密審之威儀維爲德之廉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爲廉隅也若外無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爲愚人矣古之賢人有言曰無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爲愚者言當時賢哲皆故毀威儀而佯爲愚人也若眾庶凡人之爲此愚亦主由維有疾病故耳

今哲人之爲此愚亦維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酷虐濫罰無罪故賢哲之人皆佯
爲愚病言王虐之甚也○傳抑抑至則愚○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也隅者
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集注定本廉下皆無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
上智下愚不移之定分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甯武子之
行爲然也○箋人密至不肖然○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
而知內故人能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緜曰其繩則直是內有繩直也斯干曰
如矢斯棘○毛以棘爲稜廉是外有廉隅也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
而知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傳職主戾罪○正義曰皆釋詁文
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箋云競彊也人君爲政無
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
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行下孟
反注同倡昌亮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教道同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訏大謨謀猶道
辰時也箋云猶
圖也大謨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
施之○訏況于反謨莫蒲反沈云本亦作漠音莫爲于僞反篇末今我爲王同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箋云則
法也
疏
無競至之則○毛以爲上言賢人不用毀儀佯愚此言宜用賢
者使之愼儀言人君爲國無彊乎維在得其賢人若得賢人則
國家彊矣所以得賢則彊者以此賢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賢人教訓之此賢
人可以教訓者此賢者有正直大德行四方之民得其教化其皆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
爲彊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爲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
當敬慎其舉動威儀維與下民之爲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不用使民無所法也○鄭
唯以猶爲圖爲異餘同○傳無競至覺直○正義曰以得賢則彊而云無競故知反其言也訓
敎誨之別名故爲敎也釋詁云梏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箋競彊○正義曰釋言文○傳訏
大至辰時○正義曰訏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唯彼猶作繇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
○箋猶圖至施之○正義曰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爲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
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
斂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禮言正歲者皆謂夏之正月太宰言正月
懸之小宰言正歲觀之則是再懸之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月
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礼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
無此事其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礼周公所制永爲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王
之敎命不過六典礼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謨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敎于

邦國都鄙是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卽正歲縣之象魏是也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內采邑○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箋云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覆芳服反下覆謂覆用并注同湛都南反注及下同樂音洛下文及注同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紹繼共執刑法也箋云罔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傚女所爲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共九勇反注同好呼報反嗜市志反傚戶教反索所白反

疏其在至明刑○正義曰上言用賢可使四方順從此言今之不能也其在於今之厲王不能用賢之故而尊尚其小人使迷亂於政教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耽樂於酒是愛小人之甚也汝雖好耽樂嗜酒而相從縱舍不慙於今時何故弗念其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也汝何故無心欲廣索先王之道及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用之乎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耽○箋興猶至之甚○正義曰興謂舉而用之故爲尊尚以覆爲傾敗故云傾敗其功德○傳紹繼至刑法○正義曰皆釋詁文唯彼共作拱耳○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率也箋云肆故今也胥皆也王爲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謂仍下災異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見率引爲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淪音倫

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洒灑章表也箋云章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也○洒色解反注同又所寄反埽素報反廷音庭灑色蟹反

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逷他歷反沈上益反復扶又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本或作率

疏肆皇至蠻方○毛以爲上言王之耽亂此又乘而責之言由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尚王之所爲而下此災異王將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虛竭言今王漸漸將致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戒王既爲惡汝當行善無相牽率爲惡皆以滅亡既不聽爲惡卽敎之行善當侵早而起晚夜而寐洒埽室庭之內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爲表憲文章又戒將帥之臣當脩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遠蠻方之來內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鄭唯用此以治蠻方之外不服者爲異餘同○傳淪率○正義曰釋言文○箋肆故至誅之○正義曰肆故今也胥皆也皆釋詁文天道遠人道邇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災異也災之爲災

所以譴告王者冀其改悟若欲養成其惡則不復以災告之令仍有災異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
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就於虛竭也泉之大者則流行無窮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此王將
至於滅亡王既有惡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為惡武公惜其亡而戒之故知戒羣臣不中行者恐將
并誅之也及厲王之出周召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傳洒灑章表○正義曰洒埽者以水灑
地而埽之故為灑謂洒水濕地也章者在人之上為之表憲故云表也○箋章文至以此○正義
曰申傳為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為民之表也戒之使為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
洒埽之人令埽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綱不振戒之使勤於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
假庭內不埽以見職事不理耳故云戒羣臣掌事者掌事謂六卿也○傳遏遠○正義曰釋詁文
○箋當至不服者○正義曰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遏蠻方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
遏當作剔剔謂治毛髮故為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為中國七服以外為夷狄而第六者大行
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畿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為中國則用剔蠻方為
夷狄且蠻方與彼蠻畿同故知蠻方是蠻畿之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戒將帥之臣以治軍
實也掌主兵事唯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卿皆為軍將此戒將帥總戒將兵之人不必獨戒司馬
也軍實者即車馬弓矢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戎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
五年左傳曰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皆謂兵器也言汝當用備兵事之起
謂備之於國隨其所須中國起者即用之也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謂治夷鎮蕃三服大行人
既列其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
世一見是蠻畿以外為九州之外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質成也不虞非
度也箋云侯君
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
之事慎女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非度待洛反下不億度同○**慎爾出話敬**
爾威儀無不柔嘉話善言也箋云言謂教令也
柔安嘉善也○話戶快反○**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　質
○玷丁簟反沈丁念反說文作刣鑢音慮同復音服又豐服反本亦作覆【疏】爾
至可為○正義曰此又戒鄉邑大夫及邦國之君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教汝為君之法
度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驚急當豫防之既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慎爾王所
出之教令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言使之皆安善也又言教令尤
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
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傳質成至非度○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
就之義故傳以為成箋以為平其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虞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箋侯君

至之事○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肯
趨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鄉邑之大夫謂六卿與公邑亦可以兼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
知亦及邦國之君也平汝萬民之事即教令是也慎爾爲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民即是爲君
故文兼鄉邑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常寇盜君子安不忘危故常豫戒○箋言謂
至嘉善○正義曰以此言人君爲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鄉邑邦國之下而與下
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言王事則此慎話敬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辭柔安嘉善皆
釋詁文○箋王之至覆之○正義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
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改將來過耳此經申上慎爾出話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者以言失
爲重故特殷勤之孝經
重述法言亦此類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莫無捫持也
箋云由於逝
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
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易以豉反注同捫音門○**無言不讎無德不**
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讎用也箋云惠順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
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
庶民之子弟●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
又反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賈加霸反下同**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箋云繩繩戒也王
之子孫敬戒行王
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
乎言承順也○靡一本作是○【疏】無易至不承○毛以爲出言爲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輕易
於此言語之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假有不善
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舌要王苟且出言不可使之往行於天下往則
不可復改故特須慎之必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爲人用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
德而下不報荅之言王有善德人必報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
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道教之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行之若王之子孫能繩繩然敬戒而
行王之教令則天下之衆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慎教令爲下民
之法施順道爲子孫之基也○鄭唯以讎字爲異餘同○傳捫持○正義曰字書以捫爲摸摸索
其舌是手持之也○箋由於至已之乎○正義曰由於逝往皆釋詁文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
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故皐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
之法號爲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
之也言不可往明爲往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
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傳讎用○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
○箋教令至子弟○正義曰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

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其意言王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荅王也武王謂諸侯云
我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臣公卿也小子幼稚之稱故爲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
之則以上無不及矣○箋繩繩戒○正義曰釋訓文**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輯和也箋云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
脅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輯徐音集又七入反脅本又作
脇香及反又虛劫反沈又於闔反諂勑檢反趙岐注孟子云脅肩竦體也諂笑强笑也近之附近
之近一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箋云相助
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
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
之處此祭之末也○相息亮反注同媿俱位反屋如字或云鄭於角反漏魯豆反覯古豆反奧烏報反西北隅謂之奧饌仕眷反厞扶味反隱也沈云許慎几非反**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至也箋云矧況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度待洛反注度知同矧由忍反射音亦【疏】視爾
至射思○正義曰上勸王惠於朋友此言王朋友不思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君
子皆不忠正但脅肩諂笑以和安爾王之顏色以求王愛無能一匡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
罪過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惰慢於事其助祭於汝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
心不慙媿於屋漏祭當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事怠惰明矣因即責此不媿之人汝無得言曰此
屋漏幽闇不明之處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謂神不見遂爲此慢以神之明必見汝矣何則神之
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況於祭之所末可得厭倦之思言若能知其去來則可神去乃倦既不
見來亦不知其去何得祭末疑去即厭之也○箋今視至其近○正義曰此皆以王爲文故爾友
爲王之友爾顏爲王之顏也脅肩諂笑口柔之貌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脅肩竦
體也諂笑强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是其事也此正是罪過
而言其近者爲文之勢耳○傳西北隅謂之屋漏○正義曰釋宮文覯見釋詁文○箋相助至之
末○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爲助也又云顯光也是顯得爲明也上言友君子有
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王之身故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令勿道神不
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帟注云幕以布幄帟以繒爲之雜記云諸侯
行而死於道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
則幄爲小帳也漏隱釋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
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漏則屋漏之處

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祀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特牲祀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戶牖則室中無人而云在室不媿屋陋者此羣臣雖惰非祭初即倦當有事屋漏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漏有神而責其不媿非謂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言在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案祀記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奧是謂陰厭尸既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爲殤唯有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唯有陽厭案特牲士祀有陰厭陽厭又此詩不媿于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祀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爲大夫當日賓尸故也○傳格至○正義曰釋詁文○箋矧況至倦乎○正義曰矧況釋言文射厭釋詁文凡言況者皆以輕況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謖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不敢慢況今祭末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言矧可射思箋申其意故來至去止並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少矣其不爲人所法○譖本亦作僭子念反注及下我譖同鮮息淺反少也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擲直赤反○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箋云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祀天子未除喪稱小子○虹戶公反鄭戶江反潰戶對反○

疏 辟爾至小子○毛以爲王當法度汝之所爲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心之所止使常止仁信不過於汝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王能如此少矣而不爲人所法則言多爲人所法則人有投擲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善道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實無角而爲有角自用妄爲觝觸人以喻王后本實無德而爲有德自用橫干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子之政使爲不善王何以不遠之乎○鄭唯止爲容止爲異餘同○傳女爲至僭差○正義曰傳解辟爾爲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君爲善則民善之辟爾爲德是汝爲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也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於仁至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爲此言乃引此詩以

證之故傳依用焉此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譖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箋止容止○正義曰以經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即是慎其容止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爲容止○箋此言至其報○正義曰以經之文是爲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逐便而言耳○傳童羊至虹潰○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猶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爲有角自用也虹潰釋言文○箋童羊至小子○正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臣則不堪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觝觸則於物有所害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此人實亂小子之政也定本集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爲小子之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爲無知之辭下言亦聿既耄則厲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在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戎雖小子者言王意以小子自遇非臣之稱君故箋不引禮記○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緡被也溫溫寬柔也箋云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爲德也○荏而甚反染而漸反荏染柔意緡亡巾反共音恭本亦作恭被皮寄反下同忍音刃本亦作。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話言古之善言也箋云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話戶快反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語魚慮反下音語之同知音智

【疏】荏染至有心○正義曰上既敎王行德此言王不可敎有荏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爲弓之幹我乃緡被之以絲則有弦而成弓可以爲弓明矣亦猶溫溫然寬柔之人是維可以爲德之基我乃敎訓之以學則有能而成德可以爲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敎以否若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德之行而行之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而拒之是爲民之賢愚各自其有本心言王無本性不可敎也○傳緡被至寬柔○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不訓緡爲被釋訓云溫溫柔也故爲寬柔○箋柔忍至爲德○正義曰以荏染猶溫溫柔木猶恭人則言緡之絲與維德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之幹言緡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二者資於本性故云內有其性乃可以爲德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箋云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挈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敎道之孰。不可啟覺○於乎上音烏下音呼凡

此二字相連皆放此臧否音鄙注同臧善也否惡也提音啼挈尺世反拽也撕音西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借假也箋云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借子夜反注及下同知如字沈音智下夙知亦同令力呈反少時照反長丁丈反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莫晩也箋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晩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莫音慕本亦作暮與音餘

【疏】於乎至莫成○正義曰此又言王不可教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挈之我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覩之而悟也我又非但對面命語之我又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己教導之孰而不可啟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既抱子矣已為人父非復幼少也今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謂才智褊小不能滿足其意望王更益才智晩有所成故解其意誰復早有所知而晩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晩知則晩成今王晩亦無知是終無所成也○箋萬民至知故○正義曰王為天下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上言借曰未知冀其長大有失此言人意不滿亦望在後更益是冀王有晩成之意即又解之誰早有所知而晩有成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

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箋云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用忠臣○樂音洛注同夢莫空反沈莫登反注同慘七感反愬音素後皆同○

【疏】傳夢夢至不樂○正義曰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慍也李巡曰慘慘憂怒之慍然則慘慘者憂慍憔悴之貌故為憂不樂也○箋孔甚至忠臣○正義曰孔甚釋言文釋詁云昭光也故為明言昊天明察者以其明察庶知己情故以我生訴之也上言其不可教誨下言誨而不入故知訴其自恣不用忠臣○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

藐藐然不入也箋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為政令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諄字又作訰之純反又之閏反說文埤蒼並云告曉之熟藐美角反爾雅云悶也聆音零○

【疏】傳藐藐然不入○正義曰藐藐者王不聽受之貌是諫者之言不入王心故言其不入也釋訓云藐藐悶也舍人曰憂悶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悶也○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耄老也○耄莫報反

【疏】傳耄老○正義曰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為老也箋傳皆不解聿之義爾雅之訓聿為述也亦為自也縣箋以聿為自以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冀王更有長進詩人解其意言王亦將從此既昏耄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是耄則無智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 箋云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悔恨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 箋云天以王爲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亡。曰喪上音越下息浪反韓詩作聿喪。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箋云今我爲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爲無常維邪其行爲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忒他得反遹于橘反邪似嗟反行下孟反匱求位反 疏 於乎至大棘。正義曰自上以來諫王之情已極於此自言諫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我王告汝以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己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若聽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乎天以王爲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兵寇其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爲王謀而取譬不爲深遠而難知唯淺近耳王之爲政當如昊天之德寒暑有常不爲差忒王何以不效昊天有常反爲無常而邪僻其德貪暴稅斂而使下民資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是故而諫王也。箋天以至滅亡。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故知艱難謂下災異生兵寇也此曰爲辭故韓詩作聿。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十八之二

○蕩

峻刑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駿本亦作峻正義云峻者高險之名是其本作峻字

其政教又多邪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辟誤僻案僻者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曾是掊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掊克蒲侯反聚斂也又自伐而好勝人也徐又甫垢反正義云自伐解倍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掊掊卽倍也考自伐而好勝人乃傳義正義所論自矣釋文作掊與定本同以爲聚斂則非

自伐解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掊當作倍

四言曾是 明監本毛本同案閩本自此曾是起至下以言汝與是力是字止并三行爲二行補刻脫一行而剜

添也凡閩本初刻誤而剜添是者依十行本所按補明監本毛本卽不誤矣今多不悉出

曰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曰作且毛本同以又已誤也案曰字是也正義云故知曰曰爲之也是其證

祝詛求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言作信案所改是也 **懟謂佷戾** 閩本明監本毛本佷作狠案浦鏜云當佷字誤是也

咨女殷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咨字下浦鏜云脫嗟是也

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 補 通志堂本盧本盧文弨攷證云客宋本作容當從之文選注引韓詩亦作容或有作客者譌也按盧按非是釋文按勘云閉門不出客者如陳遵投轄井中是也初學記引韓詩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謂之湎下句奪客字魏都賦沈湎千日李善引薛君韓詩章句與初學記同而譌奪不可讀賦文沈字誤爲流注客字誤爲容

式號式呼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或一本作或號或呼考正義云用是叫號用是讙呼是正義本作式字 **女旣過沈湎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耽湎本或作湛都南反正義云汝君臣何爲耽荒如是又云汝乃自耽此酒是正義本亦作耽下文云汝沈湎如是當是後改也上箋云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釋文不爲作音或其本但作有湎○按漢人浮沈字作湛今本箋作沈乃淺人所改耳經文載沈載浮亦決非古本

釋蟲云蜩蜋蜩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螗下浦鏜云脫蜩字是也

顚仆沛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仆也作音是其本有也字考文古本有閩本明監本拔誤按毛本不誤 **揭見根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揭下云根見貌又云見貌賢遍反謂樹根露見王如字言可見正義云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爲見根貌此顚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巳見其根又云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標起止云至根貌是正義讀見如字又見在根上與釋文本不同也

○**抑**

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衍字是也

如矢斯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是也

女雖湛樂從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樂下旁添克字案添

洒埽庭內 小字本相臺本庭作廷唐石經初刻庭後改廷案釋文云廷音庭唐石經改依釋文也正義中字皆作庭或其本作庭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餘經如著斯干小旻有瞽等皆作庭

故復戒將率之臣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率作帥案釋文云帥本或作率明監本毛本依之改也考箋每用率字正義每用爲帥字而說之當以或作本爲長

沈上益反補 通志堂本盧本同盧文弨考證云宋本作土益當是也案小字本所附亦作土不誤

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 閩本明監本射誤財毛本不誤案浦鏜云榭誤射非也劉逵注吳都賦引亦作射是其證射古之榭字九經古義論之詳矣

質爾人民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又云故令質爾民人也是其本人民作民人郭璞注爾雅引詩質爾民人與正義本正合說苑引告爾民人鹽鐵論引詁爾民人皆卽此經也當是唐石經誤倒如有狐序之比也

謂非常驚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驚當警字誤是也

鑢音慮同補 通志堂本盧本無同字案此誤衍也

敎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敎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考文古本已作改采正義

物善則其售賈貴 小字本相臺本同下同案釋文云則售市又反一本作讎謂讎物價也正義云故以爲讎報物價與一本同考讎卽售也古今字耳釋文正義以爲有分別者非考文古本作讎采釋文正義

萬民靡不承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靡作是正義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是其本作靡字段玉裁云依釋文一本與箋合

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女下有之字案有者是也皆脇肩諂笑相臺本同小字本諂作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諂字誤也餘同此釋文云脇本又作脇正義本是脇字言其近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近之也附近之近一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正義云此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標起止云至其近是其本與一本同

尙不愧于屋漏小字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愧作媿案媿字是也釋文云媿俱位反正義中字皆作媿是其證箋不慚媿於屋漏有神唯毛本譌作愧耳何人斯經用愧字此不畫一之例

而厞隱之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厞當作厞說文五經文字皆在厂部爾雅不誤此釋文亦誤爲厞詳後考證正義中厞字十行本皆未誤

厞扶味反〔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厞作厞案所改是也字書此字皆從厂釋文當本如此作寫者轉譌耳

此言王朋友不思〔補〕案思當忠字之譌毛本正作忠

相助慮也俱訓爲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慮當作勴是也清廟及雝二正義引皆作勴可證

不僭不賊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譖本亦作僭子念反差也注及下我譖同正義云譖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是正義本亦作譖字今標起止及其餘僭字皆合併後依經注本所改也考譖僭古通用字此借譖爲僭耳不必如正義所說也巧言云僭始既涵瞻仰云譖始竟背桑柔云朋友已譖及此不譖我譖箋皆云不信也毛巧言傳云僭數也乃以僭爲譖之假借瞻仰無傳者同彼爲數也桑柔無傳者同此爲差也又那傳云不僭不濫者賞不僭刑不濫也意亦同此爲差鄭不異毛合而觀之可得其證矣桑柔釋文譖本亦作僭瞻仰釋文同

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信誤僭案不字當重僭不信也不不信不僭也脫去一不字遂又誤改信字耳

彼童而角毛本角誤覺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童羊譬皇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皇作王考文古本同案王字是也正義可證

此人

實賓亂小子之政〔補〕案賓當作濱正義可證

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故至於剜添者一字當是云字誤剜

作以喻也

忍音刃本亦作○補通志堂本盧本○作刃案刃字是也

告之話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當作告之詁詁詳下 話言古之善言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告之詁言下云詁言古之善言段玉裁云當作詁詁古之善言也前愼爾出話傳云話善言也此云詁詁古之善言也一篇之內依字分訓而相蒙如此釋文云說文作詁蓋說文稱毛詩告之詁詁陸氏所據說文詁字未誤而話字亦已誤爲言矣

語賢智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智作知案知字是也

於呼小子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呼作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字誤也 此言以教道之孰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孰誤熟正義中字同山井鼎云似屬下句讀者誤

亦以抱子長大矣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已案所改是也 不幼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小作少案少字是也

皆持不滿於王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作無誤 冀其長大有失補案失當識字之譌毛本作識

我心慘慘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慘慘七感反正義云釋訓云慘慘慍也是釋文本正義本皆作慘慘慘與唐石經同也此以韻求之當作懆懆見白華

匪用爲教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用爲誤倒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seal]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芮如銳反國名　疏　桑柔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章六句。箋芮伯至良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入爲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爲入衞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爲入畢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爲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　興也菀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興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臣恣放損王之德。菀音鬱注同又於阮反旬如字又音荀捋力活反注同瘼音莫陰於鴆反本亦作蔭下同爆本又作㶿同音剝下同爍本又作樂或作落同音洛郭盧角反濡而轉反庇必寐反又音祕本亦作芘同被皮寄反　不殄心憂倉兄塡兮　倉喪也兄滋也塡久也箋云殄絕也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倉初亮反注同兄音況注同本亦作況塡音塵　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昊天斥王者也箋云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懟之言。倬陟角反　疏　菀彼至我矜。毛以爲菀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雖均得蔭皆無暑熱之患及其捋而采之其枝之葉劉然爆爍而稀疏不復能蔽蔭炎日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矣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得其恩若有羣臣放恣損王之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今厲王之臣皆以放恣損王之害下民故使天下之民不能絕已其心中之憂民所以不絕者以民之喪亡之道滋益久長兮言上行虐政不已是民之亡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絕又告王而懟之倬然而尊大譬彼昊天之王者汝居民上爲民之父母寧不於我而矜哀之何爲忍之而行此喪亡之政乎。鄭唯倬彼昊天爲懟之上天爲異餘同。傳旬言至瘼病。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蔭均也釋詁云毗劉爆爍也舍人曰毗劉爆爍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均爲爆爍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蔭疏爆爍也

劉者葉之稀踈爆爍之意故云爆爍而稀也瘼病釋詁文○箋桑之至之德○正義曰箋以菀彼
捋采爲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蠶始生時爆爍謂過蠶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蒙蔭覆病於爆爍謂
苦於炎熱也捋采是其人采之非蔭先薄故以喻羣臣恣損王非王本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
心非必臣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助君爲惡故歸咎於臣以刺君耳○傳倉喪
至塡久○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釋言云烝塵
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塡字同故塡得爲久○箋殄絶至久長○正義曰殄
絶釋詁文民心之憂憂此喪亡之道有時而遇則民憂可與絶已之期今茲益久長故憂不絶已
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方行不止是喪亡之道滋益久長也○傳昊天斥王者○正義
曰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箋倬明至之言○正義曰箋以倬爲明
大之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天爲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四牡**
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
不息也夷平泯滅也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
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騤求龜反旟音輿旐
音兆偏音篇本亦作翩泯面忍反又名賓反徐又音民隼荀允反適長上丁歷反下丁丈反**民**
靡有黎具禍以燼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
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爲燼者言害所及廣○黎力奚反盡才刃反本亦
作燼
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步行頻急也箋云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
害比比然○比毗志反又如字下同廣雅云頻比也【疏】四牡至斯
頻○毛以爲上文以喪亂憂心此言可憂之事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旟旐
之旐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王本用兵欲以除亂但伐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之王
既不能平之諸侯自相攻伐無有一國而不見殘滅民悉被兵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
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爲餘滅燼耳言其時民衆死多於生以此故歎而傷之於乎有是可
哀痛哉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是可哀痛也○鄭唯以黎爲不齊言其時之民無有不齊被兵
寇者又以頻爲比言國家行此禍害比比然言其行之不已也餘同○傳騤騤至泯滅○正義曰
騤騤馬行之貌言其常行則是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春官司常文翩是旌旐行而舒張之
貌故重言翩翩也旌旐止則納之弢中言其行而翩翩是在路不息以旐馬事異故再言不息曲
礼云在醜夷不爭夷是齊等之言故爲平也釋詁云泯滅盡也俱訓爲盡故泯得爲滅○箋軍旅
至寇虐○正義曰四牡旟旐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加兵之辭故知此言軍旅久出征伐也王
既不能平亂則偏殘諸國諸侯彊弱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
不得其所適所以益長寇虐也○傳黎齊○正義曰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箋黎不齊

至及廣。正義曰箋以黎爲不齊但義勢當然言無有不齊被兵寇加者耳燼是燋爛既然之餘以比兵寇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天下之民齊皆如此言其害之所及者廣也。傳步行頻急。正義曰步者人舉足故爲行也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速故爲急也。箋頻猶至比比然。正義曰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比上言喪亡之道滋益久長此斯頻副成上文故爲行此禍害比比然。傳疑定。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靖之義故爲定也。

國步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疑定也箋云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蔑音滅疑魚陟反復扶又反下不復考愼同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競彊厲惡梗病也箋云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梗古杏反好呼報反爭爭鬭之爭下同

【疏】傳梗病。正義曰言其誰生厲階明是病於此惡故以梗爲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爲病不已耳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宇居僤厚也箋云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慇於巾反僤都但反本亦作亶同卒尊忽反

多我覯痻孔棘我圉圉垂也箋云痻病也圉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痻武巾反一音昏注同圉魚呂反

【疏】憂心至我圉。毛以爲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慇慇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邊之勞甚也。鄭唯圉爲禦寇爲異餘同。傳宇居僤厚。正義曰屋宇所以居人故宇爲居僤亶音相近義亦同釋詁云亶厚也某氏曰詩云僤爾亶厚是僤亶同也。箋此士至之言。正義曰既是士卒自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已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爲詩人廣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傳圉垂。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箋痻病至之事。正義曰痻字從病而以昏爲聲是昏忽之病箋讀圉爲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毖慎也箋云女爲軍旅之謀爲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毖音祕削相略反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箋云恤亦憂也逝猶去

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敎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濯直角反語魚據反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難乃旦反下患難同

【疏】爲謀至及溺。正義曰此以王無賢輔欲敎之用賢言觀汝王爲軍旅之謀爲重愼兵事雖心欲重愼而謀慮不長更使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興誰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傳毖愼。正義曰釋詁文。箋女爲至非賢。正義曰以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爲軍旅之謀愼爲重愼兵事也厲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爲人所陵故爲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傳濯所至救亂。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箋女若至禍難。正義曰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爲不受之勢故以爲假設拒已之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爲君臣俱陷於禍難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遡鄉僾唈荓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云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爲政見之使人唈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爲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却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遡音素僾音愛荓字又作迸音普耕反徐補耕反本或作拼同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好呼報反注但好同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唈烏合反令力呈反食不能治人者食於人音嗣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箋云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

【疏】如彼至維好。毛以爲王不任賢政敎暴虐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爲政使人見之如彼嚮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爲之唈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此由王不任賢故又陳而戒之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却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任小人甚可傷也又敎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爲國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維使政之

好也王何不擇任之乎○鄭唯下四句爲異王既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吝嗇及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王見此居家吝嗇之人維以爲寶使此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維以爲好以此故使政亂而民憂○傳優哏至天祿○正義曰優哏釋言文孫炎曰心哏也郭璞曰嗚哏短氣也荓使釋詁文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是祿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異於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是君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箋肅進至害財○正義曰肅進逮及皆釋詁文哏者風哏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論語云屏氣似不息者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王不能用善故知荓云不逮者是使之不得及門也以仕進者得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爲不得及門論語云從我於陳蔡皆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荓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家嗇爲進惡故以家嗇爲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家吝嗇爲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知於聚斂之事作力者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臣臣之惡行者也以厲王貪而重賦斂故知所愛力民其爲已作力於民爲君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也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謂居官受祿取食於人也不能治人者出於人謂出其賦稅養食賢人也此文孟子有其事言此者解惡人不宜代賢人食祿之意也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盜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恃公作威徵責不已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臣王政之大害而樂記云君子聽笙竽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輸稅若載師倉人之類非冉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記云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箋此言至而已○正義曰重舉此文明是責王之貢好之也傳於上文既異於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

箋云滅盡也蟊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蟊賊爲害五穀盡病○蟊莫侯反說文作蟊痒音羊孽魚列反說文作蠥云衣服謌謡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

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箋云恫痛也哀痛

乎中國之人皆見係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同音通本又作恫贅之芮反又拙稅反穹起弓反朝直遥反下皆同與音餘下所行者惡與同

天降至穹蒼○正義曰言天以王貪酷之政故下此死喪亂國之災以滅盡我所恃立以爲王者之物謂災害五穀也又說災害之事降此蟊賊殘食苗稼之蟲食民所斂種之稼穡莫不盡被病

害是滅我立王也既天災如此以致兵亂可哀痛哉今中國之人俱見繫屬於兵役家家盡皆空盡是深可哀矣何謂汝之朝廷羣臣無有欲衆力一心共諫爭王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之災

者乎○箋滅盡至盡病○正義曰滅盡釋詁云蟲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釋蟲文卒盡痒病亦釋詁文以此經文勢相接於滅我立王之下卽言蟲災病穀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故箋辨之竊

盡我王所恃而立者正謂蟲災爲害五穀盡病以言盡故知摠五穀也○傳贅屬至蒼天○正義曰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爲下國綴旒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

孟子曰太王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爲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爲贅壻亦此義也穹蒼蒼天釋天云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箋恫痛至此災

○正義曰恫痛釋言文以贅是繫屬故民所繫屬唯兵耳故知繫於兵役家家盡空虛矣言悉從行也旅訓衆也故知靡有旅力責朝廷曾無衆同力諫爭念天所爲下此災也衆力則非一人所

能故摠之而云靡有者責其無有發此心者○**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相質也箋云惠順宣徧猶謀愼誠相

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衆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相毛如字鄭息亮反徧音遍下同行下孟反下荼毒之行悖逆之行民之行皆

同**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箋云臧善也彼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人也

不復考愼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也彼是又不宣猶○肺本又作胏芳廢反【疏】維此至卒狂○毛以爲上責王不任賢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德順民之君爲百姓

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其心徧謀於衆又稽考誠信用其賢明之有美質者以爲臣維彼不施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己心謂己所任使之臣皆爲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施順道於民之君自

獨用己心謂己所任使之臣皆爲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自以己有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衆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無可瞻仰也○鄭唯考誠其輔

相之行爲異餘同○傳相質○正義曰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爲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愼之義亦當與箋同○箋惠順至之審○正義曰惠順宣徧釋言文愼誠釋詁文以相爲相導

之相故爲助也秉訓爲執猶訓爲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廷故云執正心舉事必謀於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謂順民之

君能如此也○箋臧善至宣猶○正義曰臧善釋詁文此經之順猶上惠也上言惠君知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獨者自以已身獨有才智謂衆人之所不及故云自多足獨謂賢言此人自多其事以已爲足無所假人獨自謂已賢若皐父孔聖是也身實不賢事已自任則迷於是非不知善惡所使實非善人信其諂諛之語郎言所任使之人皆爲善人不如惠君考慎也肺腸五藏之物言之以表其心故云自有肺腸行其心之所欲但所欲不得於道以之行化使之迷惑如狂是又不如惠君宣猶之也言又者對不考慎爲文也上先宣猶而後考慎此反上文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云民人所瞻此當有民人不瞻之意此云俾民卒狂上應有使民得理之意文既不同故互相先後臣實不善而謂之爲善是不考慎自行所欲不謀於衆是不宣猶故箋隨文所反而引以譬之故與上文倒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甡甡衆多也箋云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甡甡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背皆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甡所巾反聲類云聚貌譖子念反本亦作僭相輩一本作相配背音佩卒章同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却迫罪役故窮也○罪役一本作罷役罷音皮

疏瞻彼至維谷○正義曰此責臣不相信令百姓困窮言視彼中林之處乃見甡甡然衆多者是其羣鹿鹿乃走獸猶以其類相善輩偶而行以喻朝廷羣臣亦當以善相與共處官位何爲今汝羣臣朋友皆以此僭差情不相信不肯相告以善道者是乃鹿之不如也既政惡如此上下有害古之賢人亦有言曰無道之世其民前無明君却迫罪役其進與退維皆困窮此即今時是也○傳甡甡衆多○正義曰甡即詵字詵詵羣聚之貌故爲衆多也○箋譖不至不如○正義曰譖僭是僞妄之言故爲不信也胥相釋詁文以猶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文事有相對勢有相反言朋友不信不相與善道則鹿之甡甡者爲相親善矣故言鹿相輩類偶匹爲相親善之意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善是則不能甡甡故言鹿之不如○傳谷窮○正義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箋前無至故窮○正義曰人君是施政之本民心所向故以爲前罪役是既施之後民心所畏故以爲却以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箋不然者以臣之佐君共成其惡不宜分之爲二故以施政本未爲進退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瞻言百里遠慮也箋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爲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覆芳服反下及注除覆蔭字皆同狂王居況反鄭求方反爲于僞反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皁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別彼列反皁在早反

疏維此至畏忌○正義曰此又言王親愚遠聖而賢者不敢

言之維此聖而通知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知於百里之事而王不寵用之維彼愚而敝闇
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不過知於分寸之理今王反迷惑以歡喜用之賢者見王如是實能
辯其善惡非是言之不能其實能辯言之而不肯言之者何乎
此乃畏懼犯顏得罪故不敢言之刺王寵愛愚人虐而拒諫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

忍心是顧是復

迪進也箋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
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迪徐徒歷反索音色

疏

傳迪進○正義曰釋詁文○箋國有至小人○正義曰王不求索者謂不肯求訪搜索而覓之假
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爲二也顧念謂初即見顧眷而念愛之既用爲官又復重而昇進之故亦
分爲二維顧小人不求進賢
者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箋云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
其亂亡故安爲苦毒之行相侵暴慍恚
使之然○荼音
徒慍紆運反

疏

箋貪猶至之然○正義曰貪欲皆是意之所思故云貪猶欲也民性本好安
寧今所以貪欲亂亡者以疾苦王者之政欲使天下之亂得喪滅此王也荼
苦葉毒者螫蟲荼毒皆惡物故此惡行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民欲其亂亡故安然而
爲此惡行以相侵暴謂强陵弱衆暴寡也此非民之本性乃由慍恚王者使之然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隧道也箋云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
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大毛如字鄭音泰隧音遂

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中垢言闇冥也箋云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
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垢古口
反

疏

大風至中垢○正義曰上言王用惡人此又云惡有本性不可變改言大風所從之來自
有其道乃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所爲之行亦自有其本乃由彼有稟天性而
然由善惡自有本性所行各依其本維此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爲之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
德維彼反道不順之人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其善用闇冥之行是各受天性不可改移刺王用
此不移之惡使行政亂民○傳隧道○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當陳隧者井
堙木刊謂當陳道也○箋西風至其性○正義曰西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西風
成物物豐泰也以下文說良人與不順之人性行故知喻賢愚各由其性
○傳中垢言暗冥○正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暗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對荅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荅之
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數色角
反注同應
應對之應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覆反也箋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爲
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悖蒲對反

疏

大風至我
悖○毛以

爲大風之來也有道以喻貪人之所爲也有性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其敗善之事見彼道聽之言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居上而爲此行令使下民效之非能聽用其言反使我下民效之爲悖逆之行是以惡行敗善也○鄭唯類爲等夷爲異餘同○傳類善也○正義曰釋詁文○箋類等至傚之○正義曰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善也類者比類故爲等夷謂尊卑齊平朝廷之人禮記注引四皓曰陛下之等夷亦謂尊卑等也聽言與誦言相對誦言是誦習詩書之言則聽言非典法之言故以爲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道聽塗說者也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意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臥如醉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卧史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民之所爲皆效君上故云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言或者容其不必盡然○箋居上至之驗○正義曰居上位而不用善即上誦言如醉是也由其不能用善並皆用惡此惡行以教下民令民效之是使我爲悖逆之行詩人善此事者是以形見其敗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此使民爲惡行則非其等類而以此爲敗類驗者以善人與惡人爲類善人欲教人爲善今惡人教人爲惡是善者敗也故爲敗驗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箋云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瑳之也而猶女也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間如字又音閑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赫炙也箋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啟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陰鄭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許白反炙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稼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難乃旦反

【疏】嗟爾至來赫○正義曰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貪人嗟乎汝朋友謂朝廷臣等我豈不知汝之所行者爲惡與言已知其惡也爲惡不已如彼飜飛之蟲恃其羽翮之力自恣東西南北有時亦爲弋者所獲言貪人恃此詐僞之智自恣侵害良善有時亦將爲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行汝何爲反於我來嚇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必將誅滅○箋嗟爾至誅女○正義曰此言朋友還是上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意欲親而切瑳之故以朋友言之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爲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放縱久無所拘制謂侵害善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閒暇誅汝謂知其閒隙發揚其罪告王使誅之也○傳赫炙○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爲嚇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嚇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

涼薄也箋云職主諒信也

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至相欺違。○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箋云克勝也爲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酷口毒反**民之回遹職競用力**箋云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爲政者遂用彊力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邪似嗟反【疏】民之至用力。○

毛以爲上既爲不善政使民俗亦敗言下民之爲此無中和之行主爲偷薄之俗唯善於相欺背之事是由上行惡政故使之然在上行政爲民所不利者如云恐畏不勝其人者然言其盡力爲酷唯恐不勝也上以虐政臨下下則姦巧避責今下民之行皆邪僻矣主爲競逐用力言民皆以力相陵由上化然也。○鄭以爲民之無中正者主由在上信用小人之工善於相欺背者下二句言民之所以邪僻主由爲政競逐用力唯以強力相尚務勝其民故下民愁苦皆爲邪僻也餘同。○傳涼薄。○正義曰涼者薄之別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虢多涼德謂虢君薄德是涼爲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爲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爲薄職謂民所主爲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箋職主至欺違。○正義曰職主諒信皆釋詁文箋以民之爲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爲民意所主故易傳以諒爲信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善其事曰工故以工解善。○箋競逐至多端。○正義曰釋言云競逐強也俱訓爲強故競得爲逐逐用強力相尚者謂有強力能威服下民者則尊尚之以此相尚則在位者皆競爲強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生多端多端卽邪僻是也。○毛以職競用力爲民所主爲則是民主相與競用力爲邪僻也故王肅云令民之爲邪僻乃主相與競用力爲之是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戾定也箋云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也。○令力呈反**涼曰不可覆背善詈**箋云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距已諫之甚。○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箋云予我也女雖觝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觝距都禮反距或作拒【疏】民之至爾歌。○

毛以爲由上非理化民故下民之心未能安定矣今民心皆主作盜賊相爲寇害是未得安定矣以民之不定故我以信言諫王曰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望王受而用之反背我而大罵詈拒已作此惡事云非已所爲汝雖言曰此惡政非我所爲我知汝實爲之已作汝所爲之歌歌汝之過汝當受而改之。○鄭唯上一句爲異餘同。○傳戾定。○正義曰釋詁云戾定止也俱訓爲止是戾得爲定。○毛以職盜爲寇爲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也。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仍而升反撥半末反行下孟反銷音蕭去起呂反復扶又反下注復重并篇末注同見憂並如字徐憂於救反

【疏】雲漢八章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雲漢詩者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政內有治亂之志遇此旱烖而益憂懼側巳身以脩德行欲以善政而銷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喜於王者之化復得施行百姓見王所憂矜故仍叔述民之情作是雲漢之詩以美之也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爲撥亂張本明宣王悼父之非自力爲善巳有撥亂之心志遇烖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以前有衰亂欲治理之哀十四年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何休云撥猶治也其意言春秋撥亂而作欲治此亂世使反諸正道是撥亂爲治亂也遇災謂旱災即經旱既太甚是也側者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欲行善政以消去此災也喜於王化復行者厲王之亂王化不行宣王施布王化故喜其復行經稱憂其旱災爲之祈禱即是王化行也王之憂旱正爲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非百官也宣王遭旱旱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爲二年始旱旱積五年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經八章皆言王之憂旱百姓喜之之事。箋仍叔至烈餘。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爲別八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爲別人可也烈餘釋詁文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回轉也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倬陟角反王云著也說文云著大也暍苦蓋反貪也本又作渴苦葛反篇末同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臻至也箋云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復重至也。饑音飢又音機饉其靳反薦在見反臻側巾反重直用反下同與音餘下所困與精誠與殺我與同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箋云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礼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聽依義吐定反協句吐丁反爲于僞反下爲

旱同聆音零　**疏**　倬彼至我聽。正義曰於時旱災已甚王憂念下民夜仰視天瞻望雨候見倬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王乃言曰於乎可嗟歎我何罪乎我今時之人何罪而爲天所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飢饉之害頻頻重至也何罪故以訴之又言已爲旱之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求而舉祭之者言其徧祭羣神又無愛於此三牲言其不恡牲物又祀神圭璧既已盡矣言已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爲諸神曾無於我而見聽聆欲加祐助者而使其旱災若此也。箋雲漢至候焉。正義曰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爲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兾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以天河水氣與雨爲類覩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宣王意在天河故作者特言焉。傳薦重臻至。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爲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爲重也臻至釋詁文。箋辜罪至重至。正義曰辜罪釋詁文天仍下旱災亂亡之道正謂旱是亂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字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爲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飢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飢饉之害復重至也。箋言王至雲雨。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有一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徧所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祀天地四方以蒼璧祀天以黃琮祀地以青圭祀東方以赤璋祀南方以白琥祀西方以玄璜祀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祀神之圭璧已盡矣祀神之主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爲其揔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只欲令改過脩善非爲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於時魯不罪已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不爲咎故傳據正禮諸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上公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與之飲食故云有幣無牲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水旱荐至禱祀羣神以祈福祥過止災沴者則不得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祀之也若不以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瘞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禬禜攻說注云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爲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

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爲之父母不可忍觀窮戹困當責躬罪已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爲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爲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爲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旱既大甚蘊隆蟲蟲。**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箋云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大音泰徐他佐反下大甚並同蘊紆粉反本又作熅紆文反韓詩作鬱同蟲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爞云熏也郭又徒冬反韓詩作烔音徒東反殷於謹反或如字然一本作雨雷之聲當殷殷然**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爲旱故絜祀不絶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奠徒薦反瘞於例反埋也索色白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徧音遍**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丁當也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臣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耗呼報反韓詩云惡也斁丁故反說文字林皆作殬

【疏】旱既至我躬○毛以爲皆述宣王之辭言天雨不降旱勢已太甚矣其暑氣蘊蘊然雷聲隆隆然熱氣爞爞然酷熱如此無復雨意故我勤於請禱不絶其絜敬之祭既祀天於郊又從郊而往至宗廟之宮以次而祭未嘗絶已其祭之禮則上祭天下祭地而天則奠其禮地則瘞其物從此以至於百靈無神而不齋肅尊敬之者言皆尊敬之我精誠如此雨澤不降是先祖后稷不能福祐我也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若稷能祐我天意臨我則應助我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下王。地之國曾使正當我身有此旱乎○鄭唯不克不臨爲異餘同○傳蘊蘊至而熱○正義曰蘊蘊暑氣附人之氣故云而暑溫字定本作蘊隆隆是雷聲不絶之狀故云而雷爞爞是熱氣蒸人之貌故云而熱以蘊隆貌狀宜重言故復言之也暑熱夫。同蘊平常之熱蟲蟲又甚熱故暑熱異其文釋訓云爞爞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也○箋隆隆至殷殷然○正義曰以雷雨相將嫌旱不得有雷故辨之云非雨雷取殷其靁以證之明雷同而事別也○傳上祭至祭之○正義曰以郊爲祭天即此上也上既爲天下與之對故知是地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爾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天地各舉其一互以相通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即司徒荒政索鬼神是也言此者解靡神不宗之意○箋宮宗至徧至○正義曰以言祭事而云宮故知宮爲宗廟也祭郊祭廟不以同日爲之而云自郊徂宮爲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絶之意也靡神不宗與奠瘞別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齋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即是尊敬之事明其餘羣臣亦奠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徧至也○傳丁當○正義曰釋詁文毛無破字之理

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已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親故云不臨○箋克當至之郊○正義曰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爲刻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洪範云彝倫攸斁斁是毀敗之義故爲敗也不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精誠欲其見故分屬之耳上云不絶禋祀郎云從郊往宮此先言后稷後言上帝與上郊至宮文倒明又見從宮至郊爲不絶之義也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飢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雷霆近發於上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餓病也○推吐雷反注同兢本又作矜居陵反業如字郭五荅反霆音庭又音挺一音徒佞反孑居熱反去起呂反下同恐丘勇反下同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相毛如字鄭息亮反摧在雷反又子雷反鄭作嗺子雷反

疏旱既至于摧○毛以爲宣王言旱熱已太甚矣不可令之移去矣天下困於飢饉心動意懼皆兢兢然而恐怖業業然而憂危其危恐也如有霆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於上言其恐怖之甚也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言死亡之餘又皆飢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先祖之神見天如此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先祖之神於何所歸而至乎言民盡餓死則神無所歸欲令先祖助已憂也此胡不相畏責先祖不助已則先祖之文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耳○鄭唯以于摧爲嗟嘆告困苦之辭爲異餘同○傳推去至遺失○正義曰推是遠離之辭故爲去也釋訓云兢兢戒也以恐怖而後戒懼故爲戒也業業危釋訓云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箋黎衆至餓病○正義曰黎衆釋詁文以旱災殺人而言周餘衆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既言有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孑遺無有孑遺乃是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孑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死在者又餓無有孑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孑然也○傳摧至○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箋摧當至之辭○正義曰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摧爲嗺嗺者咨嗟告困之辭以上言死亡者已死遺餘者復病是天意遂欲餓殺我也解則不我遺之意相訓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爲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責其不助已者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既呼即吁嗟告困故先祖與于嗺共句爲文勢然

旱

旣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云旱旣不可却止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天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沮在呂反炎于廉反本或作惔音同近附近之近苉音祕又必二反本亦作庇蔭於鴆反本亦作廕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辟音壁下同雩音于祭名

【疏】旱旣至忍予○正義曰宣王立旱勢旣已太甚則不可止却之矣故使旱之爲勢赫赫然氣盛炎炎然薰熱其時之人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庇陰處所是旱熱之甚以此之故令多大衆民之命近將死亡言其去死不遠上天何曾無肯瞻察無肯顧念而哀閔之也旣言怨天不顧念又復廣訴明神古者有德之羣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不於我民助憂此旱令天降雨也其爲民之父母者先祖文王武王如此聖德應能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是欲不爲民之父母棄此民故訴之○傳沮止至死亡○正義曰沮者止壞謀慮之言故爲止也赫赫燥熱之狀故爲旱氣釋訓云炎炎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是炎炎爲熱氣也命者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澌故爲民近死亡大者多衆之辭故箋以爲衆民之命○傳先正至父母○正義曰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又與羣公相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凡在民上皆欲爲民父母但他人稱之唯謂受命安民者也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爲民父母故稱父母欲見先祖父母爲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箋百辟至天雨○正義曰解其訴先正不助之意由雩祀所及故也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羣公矣此則羣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爲卿士以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衆言之故謂之百辟鄭唯言百辟卿士雩祀所及不言羣公羣公亦是雩祀所及即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又據月令成文故不言羣公耳百辟卿士訴其不助我憂旱先祖文武言施忍於我不使天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

旱旣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薰灼也箋云憚猶畏也旱旣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滌徒歷反魃蒲末反惔音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焚本又作樊同扶云反憚毛丁佐反韓詩云苦也鄭徒旦反熏本又作燻許云反

燎力皎反又力照反燋子消反難乃旦反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箋云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

也天曾將使我心遯遯慙愧於天下以無德也○遯本亦作遂徒困反疏旱既至我遯○毛以爲宣王言旱勢已太甚矣其旱氣乃滌滌然害及於山川使山無木川無水也又熱氣積
聚生此旱魃之神爲此虐害旱更益甚也今草木燋枯如炎之惔燒如火之焚燎然也我王之心
又勞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爲火所熏灼於已以旱熱之極又告訴明神羣公先正曾不於我
有所聞察而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天雨昊天上帝何曾使我心遯遯慙媿於天下也以無德不
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慙媿○鄭唯以燀暑爲畏懼此暑爲異餘同○傳滌滌至熏灼○正義曰此
皆爲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於山川者故爲山無木川無水蓋以少而不茂非全
無也魃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
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卽死旱灾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
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爲人所執獲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故以惔爲燎也定本經中
作如惔如焚燀勞釋詁文毛讀爲燀丁佐反故爲勞也熏灼俱焚炙之義故爲灼也○箋燀猶至
至極○正義曰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爲燀徒旦反燀猶畏也此與上章同言旱事而先輕後
重使稍稍益甚故至於此章言害及山川又生魃鬼爲加增於前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而害益
甚上言云我無所直是民無所庇此言王心畏燀似見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尊寒暑有備尚云

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箋云瘨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

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黽彌忍反又音湎瘨都田反沈又都薦反韓詩作疹恥吝反云重也憯七感反曾也禱丁老反或都報反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悔恨也箋云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

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莫音暮本亦作暮明祀本或作明神怒協韻乃路反度待洛反下同疏箋瘨病至此害

○正義曰以瘨字從病類故爲病也黽勉者勉力事神是急於禱請承上章旱魃之下故知所尤畏者魃也水旱之灾多由政失故言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箋我祈至不晚○正義曰月

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卽以社以方是也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

馬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箋云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

紀者凶年祿餼不足人無賞賜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鞫居六反疚音救本或作宊又作究同趣七口反趣馬官名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餗施式氏反本又作弛同縣音玄餼許氣反長丁丈反下之長同勞力報反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賙音周

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箋云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卬音仰本亦作仰下同里如字憂也本亦作瘇爾雅作悝竝同王曰瘇病也

疏旱既至何里○毛以爲上言訴不得雨此言殺禮救厄宣王言今旱既太甚矣歲凶如此汝羣臣宜且離散無復羣臣朋友之綱紀王者班爵賜祿所以綱紀羣臣今祿餼不足是無綱紀也祿既不足故設辭閔之窮困哉汝衆官之長飢病哉汝冢宰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之官所以令汝窮困哉汝等諸臣無有一人而不賙救其百姓困急者謂諸臣之中無有自言不能賙救而止不爲者以此分貧恤寡之故使汝等益困也王見羣臣之困如此乃瞻望而仰視昊天訴之云如之何使我如此憂也欲令天知其憂愁得釋○鄭唯靡人不周言我王於汝衆臣無人不且賙給之以權救其急難雖後日乏無不能豫止而不賙給言王竭其所有欲與羣臣俱困不自留以爲餘糧也餘同

○傳歲凶至不樂○正義曰釋天云夏曰歲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然則歲之與年異名而實同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登成也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此卽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爲之目於此之時則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之官弛廢其兵而不用所驅馳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祭祀之事不懸其樂膳夫之官減徹王之膳食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得食穀米士飲酒之時不得作樂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雖經無其事以類言之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秣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左右揔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揔辭而其凶有大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皆是歲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秣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其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其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之者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弛之者弛謂舍力不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廢也故春秋僖二十一年旱左傳稱臧文仲慮無道之國因凶加兵勸僖公使脩城郭明凶年盜賊益須防之彼以春秋之世强弱相陵文仲度時而言勸脩城郭不是凶荒之年必須脩城也馳道不除者曲禮注云爲妨民取蔬食故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四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釜之歲猶云旬用一日是小凶之年猶

有道渠之役也言祭事不懸則有事但不懸樂耳穀梁傳又曰大侵之禮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
者正謂祈禱之祭不用樂也司徒荒政九曰蕃樂杜子春云蕃謂藏樂器而不作是凶年吉事皆
無樂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太牢令減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不祭肺則不殺以人君之
於凶年令不殺矣而穀梁大侵之禮又云君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之不盡味
大戴禮云不備牲言不兼不盡不備是猶有牲肉但不備之耳然則鄭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法
日日殺之耳非是常不殺也其非大侵者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去鳧
鴈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囿獸是凶有大小所徹不等也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亦明皆
飲酒而不樂也○箋人君至勞倦○正義曰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
謂羣臣爲友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饟不足又無賞賜皆困於飢不能如常
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卽分散去朝也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疚病釋詁文經
言鞫哉庶正是總言羣臣又言疚病哉乃歷數其人疚哉之文通及於下冢宰以下亦是庶正故
箋總之云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故以此言勞倦之以旱則無食乃病故先窮後
病重言爲深閔之辭○傳周故至不能○正義曰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爲救也無不能止者無
爲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
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箋周當
至豫止○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賙以上言王之於臣祿饟不足則此言當謂
王救羣臣不宜爲羣臣救人故易傳以爲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於食故人人
亦賙給之權時救其人急若言王盡恩於臣也○箋里憂○正義曰釋詁文彼里作悝音義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嘒衆星貌假至也箋云假
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
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嘒呼惠
反假音格沈云鄭古雅反贏音盈幾居豈反**何求爲我以戾庶正**戾定也箋云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官之長憂其職事○爲
于僞反注同**瞻卬昊天曷惠其寧**箋云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至也得雨則心安○令力呈反

【疏】瞻卬至其寧○
毛以爲上閔羣臣同恤此又勸以終之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
衆星以天星炳耀未有雨徵遂感而言曰汝卿大夫之君子所同恤者當昭見其至誠於天下無
敢有私贏而不敷散所以然者多大衆人之命皆近於死亡止汝當救以全之無得贏而不救以
棄汝之成功言能救而全之則功成也又云令汝必救之者何止求爲我欲存於民困乎乃以安

定汝之所居爲此衆官之長以其爲官之長則與君同憂故勸使救民以自安定王既勸羣臣仍憂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訴之云昊天何時當順我所求其令我心得安寧言求而得雨則心安也○鄭以爲王既賙救羣臣又勸其勉力助已王瞻仰昊天見有嘒嘒然其星順天而行無時止息因而意感謂羣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極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去天無贏助我求雨無得解息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殺衆民雨將不久若其得雨即是功成故勸令勉力餘同○傳嘒衆至假至○正義曰以嘒文連星故爲星貌假至釋詁文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令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箋假升至勸之○正義曰假升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爲天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卽戒大夫君子故知見衆星順天而行意感也以天星升行不休謂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言無棄爾爲戒勸之辭故知令勉之助我也又解助已求雨所以得爲成功者以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理今民命近死若其民當存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雨故以此言勸之○箋使女至職事○正義曰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雨於已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已亦所以安定其身故云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雲漢八章章十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八之二）

○桑柔

桑之柔需【補】小字本相臺本需作濡釋文云濡而轉反釋文挍勘云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當是本作偄也今考集韻二十八獮云輭亦作需濡通作耎濡字本此凡從耎之字多轉而從需故此釋文以而轉反音濡字也○按耎需之音分別詳段玉裁說文注

箋云桑之柔需【補】小字本相臺本需作濡釋文云濡而轉反段玉裁云當是本作偄也

人庇陰其下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庇本亦作茈同考茈字是也采薇箋云腓當作茈雲漢箋云言我無所茈蔭而處是鄭自用茈字也

之害下民【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侵

釋言云旬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旬當作詢下文引李巡注不誤

今茲益久長【補】案茲當作滋

頻猶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比作止十行本初刻比剜改止案止字誤也 以比兵窮灾害民之餘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窮當作宄

比比然○傳疑定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移傳疑定以下至故爲定也二十字於下章中是也

憂心慇慇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慇慇作音是其本如此正義云其心殷殷然是其本字作殷考北門經作殷正月經作慇北門釋文云本又作慇同

正義曰瘖字從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病當疒字誤也

亂況斯削之道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況字當作兄上經云倉兄塡兮傳兄滋也箋云喪亡之道滋久長此無傳箋云而亂滋甚皆承上也倉兄釋文云本亦作況亦與下互爲詳略耳唐石經上作兄下作況非也

禮亦所以救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救誤悲小字本無亦字案無者是也

如彼遡風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愬後改作遡案初刻非也李善注月賦引作愬當是三家異字石經誤用之耳亦所云字體乖師法也 亦孔之僾 毛本孔誤恐明監本以上不誤

好是稼穡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穡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正義云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依此是毛鄭詩本作家嗇王申毛乃爲稼穡耳正義每取王爲傳說故其本作稼穡而唐石經以下從之段玉裁云改稼穡者非也見下亦見經義雜記

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傳云力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見之本誤衍一代字因曲爲之說曰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家嗇字從禾而不知代無功食天祿語最無理

不能治人者食於人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於字毛本同明監本初刻有後剜去案無者是也釋文可證

鄭云吝穡也 【補】通志堂本吝誤名盧本作吝嗇按嗇字是也

不能治人者出於人 閩本出作食明監本同剜去於字毛本無案食人是也十行本出於人剜添者一字明

是貴王之貢好之也 【補】毛本貢作貴案貴字是也

滅我立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戚後改滅案初刻誤也 說文作蟊[補]通志堂本盧本蟊作蝥盧文弨考證云古本蟊作蟊是也說文乃作蟊今正文作蟊遂改說文案釋文挍勘記云其說誤甚說文䖵部蟊是蠿蟊字非蟊賊字不得云說文乃作蟊也蟊字雖不見說文蟲部蠹字下云蟲食艸根者从蟲象其形其字作蠹轉寫失其形作蟊蟊皆非是

朝廷會無有同力諫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朝廷下以者與作音是其本此箋有二字也但其何屬未可考 同音通本又作恫[補]案同當作侗釋文挍勘云通志堂本盧本侗作恫恫作痌案所改未是當是釋文本此經字作侗與唐石經以下各本不同耳小字本所附上恫下侗乃順正文改易耳 滅盡 釋詁

云[補]案云當作文 穹蒼蒼天釋天云[補]案云當作文 故民所繫屬唯兵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疑衍字是也

愼戒相助也 閩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戒作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據下文考誡之語古本似是也正義云愼誡釋詁文亦可證明監本誤作病

言其所任之臣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任下有使字案有者非也正義云謂已所任使之臣乃自文耳非其本有使字考文古本有亦采正義之誤也 乃

使民盡迷惑也彼是又不宜猶 小字本相臺本也彼作如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狂是也 不復詳考善惡更施順道

於民之君自獨用己心謂己所任使之臣皆爲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施順至惡更三十字案所刪是也此十行本複衍

郤追罪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罷役正義本是罪字 讒僭是僞妄之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僭當作譖揤正義可證

荼苦葉 閩本毛本同明監本葉作菜案浦鏜云菜字誤是也 故此惡行[補]毛本此作比案此字是也

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 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垢者土地中而有垢錯誤耳

則冥臥如醉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則眠臥如醉是其本作瞑瞑眠古今字易而說之也考文古本作瞑采正義而爲之

箋類等至傚之 明監本毛本傚誤效閩本不誤案正義上下文皆作效者易字也今各本箋皆作效亦誤 詩人善此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善疑言字誤是也

親而切瑳之也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瑳作磋明監本毛本同案瑳字是也見淇奧十行本正義中字亦作瑳依經注改耳

反予來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赫本亦作嚇考此但當作赫加口傍者依注義以改字耳 赫炙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赫下云毛許白反炙也正義云故轉為嚇又云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又云俗本誤也是其本與俗本同作赫赫也標起止云傳赫炙乃後改今考此傳當作赫赫也毛意謂此赫盛字即拒赫字也○按此即北風虛虛也葛屨要要也之例

口距人謂之赫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赫下云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云故箋以為口拒人謂之嚇是其本作嚇考此是申傳赫也之意非箋經中赫字也正義本經作赫傳作赫嚇也箋作謂之嚇可以知其讀矣但其字當本皆作赫

赫毛許白反光也 補通志堂本盧本光作炙小字本相臺本所附亦作光釋文挍勘云考此傳正義本作赫嚇也引定本集注作赫炙也今經注各本皆作炙之所自出也釋文本當是赫光也與定本集注正義本又各不同諸本所附得陸氏之舊其作炙字者經後人以經注本字改之耳

則將有人伺汝之閒暇誅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暇當作得正義讀閒為閒隙不為閒暇

諒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諒作涼案涼字是也鄭但易毛訓耳意以為涼即諒之假借也未嘗改其字正義云諒信又云以諒為信乃易字而說之之例依以改箋者非

互相欺違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互作工考文古本同案工字是也正義可證

遂用彊力相尚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遂作逐考文古本同案逐字是也

是也○毛以職競用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衍下章正義○毛以職盜為寇同明監本毛本不誤

涼曰不可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涼作諒案唐石經非也釋文云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詩經小學云所云下同者即此涼曰之涼是也正義因此涼字無得遂取鄭為毛說而云故我以信言諫王曰云云不知此涼字毛自與上傳同訓為薄不訓為信也然其本亦未必竟改經作諒字唐石經乃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當依釋文正之

言詎已

諫之甚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距作拒案拒字誤也乃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雲漢

遇烖而懼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烖誤災案正義作灾者易而說之也 烈餘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十六字釋文混入於注是也

時旱渴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㥏苦蓋反貪也本又作渴苦葛反篇末同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薦重臻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重也作音是其本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何罪故以訴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何當作無 言其不恤牲物 補 毛本恤作怴 其有一曰索鬼神 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一倒案倒者誤也其下當有十字 堙少牢於泰昭 補 毛本堙作埋 類造禬禜攻說 閩本明監本毛本攻誤政案山井鼎云下政說用幣宋板同誤亦當作攻是也

蘊隆蟲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温字定本作蘊以小宛正義考之當云薀字定本作温正義屢云蘊蘊是其本作蘊之證也釋文云蘊紆粉反本又作煴紆文反依紆文反是讀同烟烟煴煴之煴與作温又不同 雷聲尚殷殷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雨雷之聲尚殷殷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殷其靁正義引與一本正同或其本當爾

爾雅作爞 補 通志堂本同盧本作爞云舊譌從蟲今改正釋文挍勘云小字本所附亦作爞不誤

秏斁下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秏作秏案秏字是也詳詩小學 奠瘞羣臣而不得雨 小字本同考文古本同相臺本臣作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神字是也十行本正義中誤同

熱氣爞爞然 明監本毛本爞爞誤蟲蟲閩本不誤案以下同唯一處誤爲蟲蟲耳經作蟲蟲正義作爞爞者蟲爞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秏敗天下王

地之國 補 案王當土字之譌毛本正作土

暑熱夫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不同案夫當作大形近之譌 **爞蟲是熱氣蒸人之貌** 補案蟲當作爞 **蘊平常之熱蟲蟲又甚熱** 閩本明監本毛本蟲蟲上衍而字案蟲蟲當作爞爞十行本上句剜去者一字當是因有衍而下句甚下脫於字刪而未補也輒添而字者非 **瘞謂埋之於土** 補毛本瘞作埋

兢兢業業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兢兢本又作矜正義云兢兢戒也是其本作兢字考文古本作矜采釋文 **靡有孑遺**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誤子後改孑 **孑然遺失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考此傳本云無孑然遺失也六字一句讀乃揔說靡有孑遺也定本集注非是考文古本采正義有無字而加於遺字上誤甚 **狀有如雷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有如作如有考文古本同案如有是也

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疑當以字誤是也山井鼎云宋板疑作以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無有孑然得遺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滌當作漏下文謂無有孑然得遺漏是其證山井鼎云宋板滌作漏當是剜也 **故爲戒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恐誤戒是也

業業危釋訓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言我無所庇陰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庇陰作芘蔭蔭下有而字考文古本有案有者是也釋文云芘本亦作庇蔭本亦作廕考桑柔箋當作陰正義當作蔭今正義亦作陰依注改耳

正義曰宣王立 補毛本立作言

如惔如焚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如惔音談燎也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正義云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是正義本經中作如惔如焚也詩經小學云章懷注章帝記引韓詩如炎如焚作炎爲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惔燎之也蓋毛亦作炎也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惔是其明證 **憂心如薰**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薰作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注及正義中仍作熏釋文以如熏作音薰字非也考文古本作薰依上正義中引爾雅薰也而爲之耳 **焚本又作樊** 補通志堂本同盧本樊作燓云舊譌樊案說文燓燒田也據改正釋文挍勘云燓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燓字

毛讀爲憚丁佐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丁佐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也故讀爲憚徒旦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徒旦反三字當旁行細書

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而字誤爲案此言而害益甚上六字不當重十行本複衍耳閩本以下改而作爲以遷就之者誤

似見其甚於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似當以字誤是也

敬恭明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明祀本或作明神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箋云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則作明神者是也

師氏弛其兵小字本相臺本弛作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正義中同案釋文云施本又作弛同考文古本作施采釋文

人無賞賜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又無賞賜是人當作又乃形近之譌又者又上祿餼不足也考文古本作又采正義其云宋板同者必山井鼎誤

所以令汝窮困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哉當作者

曲禮又有君膳衣祭肺補案毛本衣作不不字是也

謂之兼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兼作歉非也案兼當嗛字之譌

天子日食太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少誤太非也周禮是太牢與玉藻不同鄭志有此問在鴛鴦正義中浦失考

三穀不升去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去下浦鏜云脫雉字是也

權時救其人急若明監本毛本人誤太閩本不誤案若當作苦形近之譌

令我心安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令心作音是其本無我字正義云其令我心得安或自爲文也今無可考

因而意咸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意誤感案咸當作感此欲改咸字而誤改意字也

汝等亦當去天無羸閩本明監本毛本去誤法按所改是也

傳嚳衆至假至〇正義曰閩本重假至以下至星貌十四字明監本毛本初刻有後剜去案山井鼎云按宋板文當相接非有闕誤是也

令以毛無別補毛本令作今

雲漢八章章十句各本同案此誤脫今補栞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崧胥忠反釋名云崧竦也甫本又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放此復音服又扶又反襃保毛反

【疏】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正義曰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襃崇賞賜申國之伯焉以其襃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為諸侯也雖周禮惟王建國鄭以為建立王國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之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襃賞者錫賚之名車馬衣服是襃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襃無土建國曰封中候考河命曰襃賜羣臣賞爵有分稷契皐陶益土地然則益之土地襃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新往謝邑是為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為襃崇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雖為申伯發文要是揔言宣王之美其襃賞申伯乃叙此篇之意經八章皆是襃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式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是襃賞之實也。箋尹吉至國名。正義曰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為將禮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為王官故言周之卿士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為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為氏明其先嘗為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戍申故知申為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箋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嶽字亦作嶽魚角反白虎通云嶽者何桷功德也駿音峻守音狩本亦作狩夏戶雅反下同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翰榦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榦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

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翰戶旦反又音寒藩方元反知音 崧高至于宣。
智本或作哲楨音貞難乃旦反扞戶旦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 正義曰此方美
申伯之見賞本其先祖所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此
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以伯夷常掌其神
祀故祐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爲周之卿士楨
幹之臣若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藩屏四方之處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使霑
王化是由神所祐故有此賢智也。傳崧高至大功。正義曰崧者山形竦然故爲高貌劉熙
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中岳崧高山蓋
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桷也桷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
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也傳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
又解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爲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
下諸侯之職德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
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岳降神靈和氣
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岳神生申甫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羣書多云五
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
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爲侯伯皆謂
伯夷爲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鉤命
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
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鎭崩令去樂注云四鎭山之重
大者謂楊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
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幷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
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
雖不謂此五山爲五岳明有爲岳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鎭五岳幷之正九當九
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鎭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
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恒華爲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鎭令司
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圮王者當諱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
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
定解也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數崧高知
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爲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岳也若必據已所都以
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

所在之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尙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
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
南岳恒山爲北岳嵩高爲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爲岳名乎若然
何知此言嵩高幷中岳而以嵩爲高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北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
主嵩高故知嵩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名東岳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爲
東岳霍山爲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
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
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嵩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
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
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
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
西南别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
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
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
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
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爲侯伯氏曰有見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
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
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
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爲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
祇之禮揔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
岳置八伯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
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岳之祀者則四岳皆
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岳之名伯夷所掌徧掌四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亦揔謂四岳故
傳廣以四岳解之明不徧指一山言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
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感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
類也○箋降下至苗胄○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唯言掌四岳之祀而不辯官之尊卑故云四
岳卿士之官又解其名爲四岳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岳巡守之事故稱岳也立四伯旣主四時
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掌天子巡守之
事在堯時姜姓爲之謂於四岳之中而爲其一爲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爲岳官
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爲四岳由主岳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

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以伯夷主岳而降生申甫故知
德當岳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賢才也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爲殷之諸侯
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
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說文云胄胤
也禮謂適子爲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箋申申伯至言之
○正義曰以下章乘此維申文轉之以爲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甫
甫侯入爲周之楨榦之臣謂爲卿士也蕃者障蔽冠難故云有難則往捍禦之宣者播揚王澤
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難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之有彼此之
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襃賞申伯而言及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
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爲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岳
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
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臣救其惡也尚書作呂
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
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
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
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亂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謝周之南國也箋云亹亹勉也纘繼于往于於法式也亹亹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
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
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故
云然○亹亡匪反纘祖管反韓詩作踐踐任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云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
定其意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離力智反下欲
離同令力呈反下
皆同傳直傳反

亹亹至其功○正義曰言亹亹然勉力於德行之不倦者申伯也以其
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
之國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離背王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
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恒執
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傳謝周之南國○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居謝邑
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箋亹亹至
云然○正義曰亹亹勉也纘繼釋詁文以文勢宜爲往邑於謝故上于爲往下于爲於以申伯
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爲法言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

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爲諸侯不得云入爲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爲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爲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灾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爲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爲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爲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爲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爲牧故太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爲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爲侯箋言改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傳召伯至功事○正義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績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德爲事○箋之往至子孫○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侯者當郎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爲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定其意者以營築城郭其事既了知已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者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肅言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庸城也箋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牧手又反又如字後放此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箋云傅御者二°王治事謂冢宰也

疏王命至私人○毛以爲王既命召伯令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爲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也王於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爲異餘同○傳庸城○正義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爲城○箋庸勞至章顯○正義曰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使定耳其居未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爲定耳王親命之亦謂告語申伯以爲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爲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故云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彰顯也○箋治者至賦斂○正義曰公劉之箋以徹爲稅名此從傳爲

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卽徵稅故爲治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
賦凡稅斂之事是爲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指謂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
井衍沃牧隰皐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
注取以爲說云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觀
其地之肥墝爲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召
伯使定申伯之宅卽告申伯使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傳御治至
家臣。正義曰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爲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
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
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箋傳
御至冢宰。正義曰三公有大傅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公無職故知非也僖二十
八年左傳曰鄭伯傅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爲傅也副
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爲然故知謂冢宰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
廟既成
俶作也箋云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
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俶本又作俶尺叔反
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
牡蹻蹻鉤膺濯濯
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箋云召公營位築之已
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藐亡角反蹻渠略反濯直
角反沈士學反樊【疏】申伯至濯濯。正義曰此說往營謝邑訖而告王言申伯居謝之事乃召
步丹反爲于僞反　伯於是營其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旣作其城又
作寢廟寢廟旣已成矣此旣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知其美將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
馬蹻蹻然而強壯又賜以在首之金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也。
傳俶作。正義曰釋詁文。箋申伯至所處。正義曰亦訓功爲事故言居謝之事是營之下乃
云有俶是先營而後作之故云營其位而作城郭此有俶之文下通寢廟其旣成之文上兼其城
明其皆作成也牆垣廄庫無所不爲而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
有寢但此宜揔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爲人寢也廟先作而文在寢下不說作之次第從便
言也。傳藐藐至光明。正義曰鉤者馬婁頷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
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
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
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
乘馬
四馬
也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
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乘繩證反注同復扶又反下同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介音界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近音記

疏 王遣至是保。毛以爲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爲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爲異餘同。箋王以至最善。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已厚之意。傳寶瑞。正義曰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卽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箋圭長至而下。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傳近已至之舅。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近得爲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爲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

郿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餞賤淺反沈祖見反一音賤字林子扇反云送去食也郿亡悲反又亡冀反地名屬扶風今爲縣語魚據反重直用反解音蟹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箋云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疆居良反峙如字本又作峙直紀反兩通粻音張遄市專反委於僞反積子賜反

疏 申伯至其行。正義曰申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郿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以峙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俗本峙作時者誤也。傳郿地名。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箋邁行

至郿云。正義曰遹行釋言文此言信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時乃信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居往近王舅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解其得餞郿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為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為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箋還南至于謝。正義曰以言還者迴反之辞故云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蓋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謝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國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辞。箋粻糧至之行。正義曰粻糧式用釋言文遄速釋詁文治申伯土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國之四境豫定封疆令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鄰爭訟也峙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粮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絶也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閒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復命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欲速申伯之行唯峙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非是速申伯之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土田未命之使正其疆界故於是乃命之既命正定其疆界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箋云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番音波嘽吐丹反賁音奔樂音洛**周邦咸喜戎有良翰**箋云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翰協句音寒徧音遍下同**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箋云憲表也言為文武之表式

疏 申伯至是憲。毛以為此言申伯至國之事言申伯有勇武之貌番番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驟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之內悉皆喜悅而相慶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申伯既受封而為民所悅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又歎美申伯此王之長舅文人武人皆於是以為表憲而法則之也言申伯有文有武可為人之表式也。鄭唯戎為汝為異餘同。傳番番至喜樂。正義曰以番番之文在入謝之上則是在道之容故為勇武貌箋云威武義亦同也又以申伯為天子大臣出封下國美國君之貌不應言身之有勇故辨之云諸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為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番然揔言其行從之勇非

其身也申伯有女功受州牧之亂故得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云入國不馳曲亂文。箋徧至之言。○正義曰周匝是徧之義故爲徧也翰幹釋詁文汝者相於之辭故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新爲之君故遞相慶賀也毛於戎字皆訓爲大知此亦與鄭不同。○傳不顯至有武。○正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申伯爲表式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武之人爲表式箋以其略故申成之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

箋云揉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揉本亦作柔汝又反又如字一音柔注同聞音問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碩大也吉甫爲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風福鳳反注同王如字云音也贈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疏 申伯至申伯○正義曰此章以申伯歸謝事終揔歎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順而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揉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方之國是申伯之德實大美矣令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以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復自強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箋揉順○正義曰易稱揉木爲耒謂屈橈之也有不如意揉之使善是爲順之義言揉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傳吉甫至贈增○正義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爲長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箋碩大至爲樂○正義曰碩大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使之自強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君子之道貴在謙虛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爲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疏 烝民八章章八句至中興焉。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人賢能在官職事修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爲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太

書入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爲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入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襃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爲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爲由其任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 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彝音夷好呼報反注皆同知音智樂音洛惡烏路反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樊侯也箋云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衆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假音格注同

疏 天生至山甫。正義曰言天生其衆民使之心性有事物之象情志有去就之法旣稟此靈氣而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美德之人以爲君也民之所好如是天亦從民所好故天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惡見此周王其政教之光明乃行而施至於下民矣卽王有懿德天亦愛之天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爲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之人使佐以輿之。傳烝衆至懿美。正義曰烝衆則法夷常懿美皆釋詁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物爲事。箋秉執至之人。正義曰秉執釋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卽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已則者已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爲二性爲五性情爲六情以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礼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仁義礼智信者鄭於礼記之說以爲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礼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左傳之注以爲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礼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云是其正彼依附而異文耳愛卽好也欲卽樂也懼蓋怒中之别出已情爲怒闇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內相依以爲彼此之異故分之爲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共稟於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此美德故天亦愛此天子之事此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爲君也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世惡人得寵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旣如此則民亦如之

惡人當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之夫當時不以爲惡但識鑒不同謂爲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愛之者也且民之愛君爲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傳仲山甫樊侯。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箋監視至聰明。正義曰監視假至釋詁文上句言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爲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王爲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書曰者泰誓文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引之者証天從民意也案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有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乃爲生賢佐先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皆是上天爲之山甫之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既明始生山甫但作者見明君而有賢臣爲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箋云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道音導解佳賣反本又作懈下文匪解同

疏 仲山甫至使賦。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可以爲法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如是至於爲臣則以古昔先王之訓典於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爲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人隨天子之所行於是從行而順之既天子爲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羣臣施布行之羣臣奉行王命由於山甫故得爲此明君中興周室。傳古故至賦布■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爲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爲布也。箋故訓至布之■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爲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恒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解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傳云不解于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爲言君須爲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身爲大臣故得使在下者布行王政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 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辟音璧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

外四方爰發喉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出納並如字納亦作內音同喉音侯應應對之應

【疏】王命至爰發。毛以爲王命此仲山甫曰汝可以爲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維而光大爾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受命爲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爲納而白之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教明美所爲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由言而善人皆應和也。鄭唯戎字爲異餘同。箋戎猶至王室。正義曰戎之爲大雖是正訓於理不愜故易以爲汝汝施法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畿外諸侯下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纘汝先祖明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盡心力於王室者發舉由心施行在力令盡心力使爲至忠也。傳喉舌冢宰。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爲法則王朝上卿故爲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卽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箋出王至發應。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爲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爲時之所宜復於王復白也太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爲復也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卽易所謂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將行也箋云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否音鄙惡也注同胥方九反王同云不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箋云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莫音暮

【疏】肅肅至一人。正義曰肅肅然甚可尊嚴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奉行之畿外邦國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之宣王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箋云柔猶濡毳也剛堅強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彊弱。茹音汝又如庶反廣雅云食也濡如朱反一音如宛反毳昌銳反本又作脆七歲反彊其良反下同或其丈反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矜古頑反

【疏】人亦至彊禦。正義曰上既言明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舉

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恒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言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彊梁禦善之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茹者敢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名爲茹禮稱茹毛亦其事也。**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儀宜也箋云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輶餘久反又音由鮮息淺反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易以豉反**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愛隱也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衮古本反冕服名

【疏】人亦至補之。毛以爲人亦有俗諺之常言德之在人此於無德之時非復益重其輕如毛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志寡能舉行之者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人助獨行之耳故服衮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興。鄭唯儀爲匹愛爲惜爲異餘同。箋輶輕至自我。正義曰輶輕釋言文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表記稱仁之爲器也重其爲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爲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爲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爲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爲喻故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傳愛隱。正義曰釋言文。箋愛惜至言耳。正義曰愛者悋惜之言故爲惜也惜其無助則爲嘆傷之深故易傳也宣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辭爲太甚故云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傳有衮至補過。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衮職之意以衣服之中有衮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衮以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爲尊故覲禮謂衮冕爲裨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衮爲上也善補過者易繫辭文言善補衮職之人過也宣二年左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箋衮職至山甫。正義曰衮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言衮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爲乘輿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懷

私爲每懷仲山甫犯軷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衆行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捷在接反軷步葛反道祭也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同逼本亦作偪彼側反隘於懈反菑側其反臨菑地名

【疏】仲山甫至東方○正義曰既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而爲祖道之祭正陳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餞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既戒乃乘其駟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爲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車馬令乘之而行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城齊也○傳言述至樂事○正義曰仲山甫爲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動之貌言高大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行者或苦於役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勸樂於事也○箋祖者至於事○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卽於路故云將行犯軷而祭也每懷靡及在征夫之下而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破之云懷私爲每懷此征夫是山甫從人故知山甫戒之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爲和箋破和爲私以申傳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亦與傳同也但毛傳省略彼王肅爲之作說亦云已與毛同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傳東方至臨菑○正義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爲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箋彭彭至其盛○正義曰承上出祖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爲行貌馬動則鸞鳴故言鏘鏘爲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盛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箋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騤求龜反喈音皆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疏】四牡至其心○正義曰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言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

健八鸞之聲喈喈然而鳴仲山甫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傳騤騤至山甫○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遄速郎疾也欲使之速歸者言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遄其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傳淸微至萬物○正義曰解詩而比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比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淸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箋穆和至其心○正義曰穆是美之貌故爲和也穆下即云如淸風是穆爲淸之用故和爲調和人之性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八之三）

○崧高

知非三公必兼六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公下疑脫者以三公四字是也

皆以賢知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知音智本或作哲正義本是知字故易爲智字而說之

維是四岳之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岳當作嶽此寫者以岳爲嶽之別體

王者當謂之變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作爲案所改是也

言北岳降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北當山字誤是也

張揖廣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雅誤推是也

明不偏指一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偏恐偏誤是也

是功德爲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德當得字誤是也

箋云庸功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庸下云鄭云功也可證正義云庸勞釋詁文標起止云箋庸勞是其本作勞也

牧手又反又如字 補 通志堂本盧本同釋文挍勘云按牧字不得有手又反之音蓋大字作井收與正義本作井牧絕異也後人用正義改大字耳井收謂井田所收也

二王治事 小字本相臺本二作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寫者以二爲貳之別體而譌也

箋治者至賦斂 閩本明監本毛本治者誤徹治斂作稅案

稅字是也

倣本又作倂〔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倂作倂云倂舊譌倂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倂恐倂字

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廟下浦鏜云脫神所處三字是也

往近王舅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近已下云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唐石經之所本也釋文云近音記六經正誤云說文作䢋今作䢋音記字訛作近不敢改其說是也釋文當本作䢋今亦作近者後人改之耳近不得音記段玉裁云此借䢋爲己詳詩經小學正義本唐石經皆誤也

箋云近辭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近下云毛已也鄭辭也是其證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段玉裁云此傳謂䢋者已之假借箋申之曰已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見王風鄭風箋蓋已記忌䢋其五字同已仍作近誤

特言賜之以作爾 閩本明監本毛本爾下有寶字案所補是也

以時其粻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損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俗本峙作時者誤也釋文云以時如字本又作峙直紀反爾通時郎時字之譌正義之意以爲峙具字不從田故曰誤

贈增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釋文云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考渭陽傳云贈送也此傳亦然故箋云送之也女曰雞鳴韓奕箋皆云贈送也集注本非當以釋文本爲長。按舊挍未確

〇烝民

夷常懿美皆釋詁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夷作彝案所改非也依此當是正義本經是夷字與孟子所引同潛夫論亦引作夷故又破爾雅彝爲夷也釋文唐石經皆作彝與正義本不同耳閩本以下改去此夷遂不復有知正義本作夷者矣

云是其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云當六字誤是也

襄二十三年左傳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云恐文誤是也

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政作致爲是是也

不畏懼於彊梁禦善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有八字案所補是也　茹者敢食之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敢恐噉誤是也

我儀圖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云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考此知釋文正義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爲儀之假借耳未嘗改爲儀也唐石經乃竟作儀字誤

正陳車騎而人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正疑止字誤是也泉水正義作止　而經破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經恐徑誤是也

如是言其車馬之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如當知字誤是也

以慰其心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其誤我

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三）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奕音亦韓姬姓國也梁山奕奕然為韓國之鎮故曰韓奕翊音翼騷素刀反動也祚徂路反

【疏】韓奕六章章十二句至諸侯○正義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與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亦是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為賜也三章言公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為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以揔之○箋梁山至晉乎○正義曰此經雖有韓有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為大國尚以為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為鎮故知梁山為韓國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為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貢若是也又辨韓國興滅之由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為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箋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為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為大夫以韓為氏[illegible]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為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騷謂適庶交爭也武武王也文王子孫

魯衛是也蒞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與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
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彼
文先説史伯之言於後歴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
於後此則畧取其意辨其問荅之年故進之於上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
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
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
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者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
侯伯○甸毛徒遍反鄭繩證反或云鄭亦徒遍反倬陟角反明貌韓詩作晫音義皆同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
戎大虔固共執也箋云戎猶女也朕
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解音懈共
毛九勇反鄭音
恭云古恭字
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庭直也箋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
當爲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榦而正
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榦古
旦反辟音璧君也爲于僞反楨音貞
疏
奕奕至戎辟○毛以爲此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傍
之野本遭洪水之災維爲禹所治之謂決除其災使
成平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
天子之命爲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以繼先祖無得
廢我之教命而不用之其在職也當早起夜臥非有解怠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
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爲楨榦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天子此是王命
韓之畧也○鄭以甸爲丘甸之甸戎爲汝共爲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汝君爲
異餘同○傳奕奕至侯伯○正義曰以其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爲平田故
云甸治大禹之功功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治山傍之地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
侯受命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
者韓侯受命爲侯伯也以其命之使榦不庭方又言因以其伯故知爲侯伯謂爲州牧也以其言
竟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亂此治水也○箋梁
山至侯伯○正義曰以言其甸之施於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亦猶信彼南
山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時洪水非獨梁山之傍梁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之所
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山下言韓侯受命則維禹甸之言亦爲韓侯而發信南山維禹甸之下
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之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
禹與成王俱爲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禹之類而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
事有異於成王故箋辨之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

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更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爲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
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下云介圭入
覲卽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爲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其
中使得上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爲上甸之知此使成平田定貢賦亦是上甸之也定本集
注貢賦上皆無定字○傳戎大虔固共執○正義曰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爲拱故爲執
也○箋朕我至作共○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爲恭敬之義以爲恭字義強
故易傳也○傳庭直○正義曰釋詁文之**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脩長張大覲見
也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
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
顯其美也○見賢遍反下同黑水西河一本黑上有書曰二字璆其樛反又其休反琳字又
作玪音林孔安國云璆玪美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玪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玕珠也**王錫**
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淑善也交龍爲
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鍚有金鏤其鍚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厄烏
蠋也箋云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
采章也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鞗革謂轡也
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綏本亦作緌毛如誰反鄭音雖簟徒點反茀音弗錯七各反雜也沈
采故反舄音昔鏤音漏鍚音羊鞹苦郭反皮去毛曰鞹鞃苦弘反沈又音泓亦作軾胡肱反又苦
三同幭莫歷反一音蔑本又作幭同鞗音條鞗革謂轡也厄於革反蠋音蜀爾雅作蠋蠋桑蠹也
韓子云大如指似蠶沈音晝字爲于爲反朝直遙反
藩方袁反本作蕃同樊步丹反搤於革反一本作厄
【疏】四牡至金厄○毛以爲上言王命韓侯
乃由朝而得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
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覲也既行到京師
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於王言其朝覲之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
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漆簟爲車之蔽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又賜
身之所服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
樊纓也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鍚又以皮革鞹於軾中虎皮淺毛幭覆其軾鞗皮爲轡首之革此
革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爲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
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於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
也又以綏章爲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爲小環纏搤之以此爲異餘同○傳脩長至覲見○

正義曰禮稱廣脩皆謂長為脩故脩為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強大是張為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覲為見也毛於嵩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卽得見王

○箋諸侯至其美○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四時通名覲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特解之駮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王時行覲禮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趨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為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偏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為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為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礿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為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嘗闕春祭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為二韓侯入覲為行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為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為圭璧也以所寶善圭故以圭為衆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界畧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使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怪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為美事故先言以顯之也○傳淑善至鳥蠋

○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為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卽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卽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為表章是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鞹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

有橫木可憑者也靷爲軾中蓋相傳爲然言鞹鞃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複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幦鹿幦春官巾車言犬複豻複皆以有毛之皮爲幦此云淺幭則以淺毛之皮爲幭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淺毛者月令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爲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幭與天官冪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冪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爲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前授綏而云拖諸幦明在軾上故知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軨軨即軾傍之立木此幭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烏蠋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毛以厄爲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箋王爲至摠之○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爲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爲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爲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茀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言簟茀正是用席爲蔽而知漆簟以爲車蔽者以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未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車之等漆之也鉤膺樊纓者以膺文連鉤與巾車金路鉤樊纓同故知膺者見膺上有飾即樊纓既以漆爲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爲之此車禫所乘也禫將即吉尚以漆席爲茀明吉是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鉤以金爲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案釋言云氂罽也郭璞云氂音貍舍人曰氂謂毛也罽胡人續羊毛而作然則罽者織毛爲之若今之毛氍毹以衣馬之帶鞅也知五采色者以之爲飾明雜色也鳳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鍚人既如此則馬之鏤鍚施鏤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爲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鍚指此文也案巾車玉路鍚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鍚有鉤討玉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鍚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爲蟲故易傳以金爲小環往往纓搯之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犯軷也既餞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屠音徒父音甫本亦作甫注同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箋云炰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炰戶交反本亦作缹同炰鄭薄交反徐甫九反鼈卑滅反蔌音速

筍字或作笋恤尹反乘繩證反注同下百乘亦同蒻音弱膾古外反**籩豆有且侯氏燕胥**箋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
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且子餘反又七敘反胥思徐反又思呂反

【疏】韓侯至燕胥○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餞送之事也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爲祖道之祭爲祖若訖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之顯父以酒餞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於此餞飲之時其殽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炰之鼈與可膾鮮魚也其蔌菜之物維有何乎維有竹萌之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其贈之物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盛脯醢之籩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傳屠地至德者○正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餞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箋祖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爲祖祭者爲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尊其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爲言其來爲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爲祖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卽言出宿也諸侯反國爲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解其酒多之意也○傳蔌菜至蒲蒻○正義曰蔌者菜茹之捴名釋器云菜謂之蔌故云蔌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菹也若平常蔌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蔌鄭注以蔌爲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言筍竹蒲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箋炰鼈至曰乘馬○正義曰案字書炰毛燒肉也炰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燖煑曰炰然則炰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鼈者音皆作魚然則炰與魚以火熟之謂烝煑之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爲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爲韻因言鮮以見新殺也筍竹萌釋草云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深蒲謂蒲蒻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菹之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殽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駕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幷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餞之下文與其殽其蔌相類嫌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

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箋箋且多至其多○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爲多貌胥皆釋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燕也其籩豆且然榮其多言作者以多爲榮故言有且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大也蹶父卿士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取七喻反本亦作娶下注同汾符云反蹶居衛反彘直例反梨音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比音毗梨比莒君號也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里邑也箋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箋云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粲然鮮明且衆多之貌○娣大計反妻之女弟爲娣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祁豆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孕又繩證反曲顧一本作回顧道如字又音導

〔疏〕韓侯至盈門○毛以爲旣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而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之耳○鄭唯以汾王爲居汾水之王爲異餘同○傳汾大至卿士○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傳音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爲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箋汾王至尊貴○正義曰箋□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爲君諡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也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傳祁祁至道義○正義曰旣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爲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

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事也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盡爲娣而言諸娣衆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貴以衆妾之中娣爲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明諸言可以兼姪娣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姞蹶父姓也箋云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韓侯夫人姞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爲韓于僞反注同姞其一反又其乙反又音佶相息亮反注同樂音洛注及下文注同使所吏反

【疏】傳姞蹶父姓○正義曰以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姞故知姞是蹶父之姓也○箋相視至最樂○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父爲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爲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爲女擇夫者禮陽倡陰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邦作者爲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箋云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訏況甫反魴音房鱮音序麀音憂噳愚甫反本亦作麌同熊音雄羆彼皮反貓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虦貓虦音仕版反

慶既令居韓姞燕譽箋云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燕於遍反又於顯反安也譽協何音餘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師衆也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溥音普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完音桓○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追如字又都回反貊武伯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長張丈反令力呈反檢本亦作獫音險允如字本

亦作犹**實墉實壑實畝實藉**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藉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脩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實毛如字鄭作寔市力反下同壑火各反城池也濬音峻深也**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摠領之○貔本亦作豼音毗即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

【疏】溥彼至黃羆○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政之事也可美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乃於古昔平安之時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爲一州侯伯旣治州內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爲之節度也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爲侯伯之事而盡與之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旣爲侯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築是城濬深是壑正是田畝定是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舊法而摠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箋溥大至築完○正義曰溥大釋詁文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爲安也此言溥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爲歎美之辭韓城之言爲下而發則韓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衆民共築而完之據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字也定本亦無太字○傳韓侯至奄撫○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爲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爲時節是爲之宗長以摠領之故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鎭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於周禮爲夷鎭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皐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貊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是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摠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爲撫謂撫柔之也○箋韓侯至東遷○正義曰以韓侯先祖嘗爲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由韓侯有德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爲下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

蠻也其追其貊貊即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末言因以其伯謂因以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爲侯伯或成或康未知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爲其來去之節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失其業謂不得爲侯伯也不知何世失之故漫言後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爲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即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北國時百蠻是侯伯之事盡得之也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揔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爲玁夷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獫。狁。之最強故知爲獫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傳實墉至其壑。正義曰墉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即城下之溝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壑溝也李巡曰隍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壑也。箋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與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獫又近於北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脩壑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爲之不必繼世爲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當自爲之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傳貔猛至領之。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貔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羆亦獻之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召公召穆公也名虎○江漢二水名【疏】江漢六章章八句至淮夷○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爲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之事○箋召公召至名虎○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爲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浮浮衆強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箋云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滔吐刀反浦音普夷行下孟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率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爲于僞反下主爲同竟竟境本亦作境同○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病也箋云車戎車也鳥隼曰旟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曰出我車建旟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鋪普吳反徐音孚○【疏】江漢至來鋪○正義曰宣王之時淮夷皆叛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親自命其將帥勇武之夫滔滔然多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急趍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非敢斯須遊止所以不敢安遊者以已本爲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陳出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旟以往對陳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已主爲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克勝也○傳浮浮至夷行○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強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強大也下云武夫洸洸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洸洸爲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大故侯苞云衆至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爲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匡浦而爲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爲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箋江漢至言來○正義曰禹貢嶓冢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

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
不得云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
蓋今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
當在淮水之南會傍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
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今命將始往
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來敘武夫之情言已來也○傳鋪病○正義曰釋詁文彼
鋪作痡音義同○箋車戎至言來○正義曰鳥隼曰旟春官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
此承其下云出車設旟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爲戰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
車建旟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也旌旆無事則納之於弢故將戰乃建之也○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洸洸武貌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湯書羊反洸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傳張戀反以車曰傳遽其據反以馬曰遽鄭
注玉藻云以車馬給使○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云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
此述其志也○爭爭鬬之爭○疏江漢至載寧■正義曰上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之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
征伐今既伐淮夷而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
使傳遽之驛告其成功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應
安定時既無有叛戾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王國既
定冀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箋召公至於王○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
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
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
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
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illegible]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江
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召虎召穆公也箋云滸水
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
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
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滸音虎沈又音許疆居良反注及下同疚音救王命行
伐一本作王法征伐兵躁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躁音早報反于疆于

理至于南海 箋云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分符問反 疏 ○江漢至南海○正義曰既言淮夷平定此又本其命辭言王在江漢之水厓王親命召虎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之土令之脩理土田使徧達四境其爲之也當優寬以禮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脩其分理周行所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復從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箋滸水至此言者○正義曰滸水厓釋水文疚病釋詁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悈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爲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畫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爲者廣匪疚匪棘其事非一故以爲二事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斂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爲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氏之說是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之也宜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故違此言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旣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旣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爲已蹙矣何休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慼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則慘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依此疚棘爲次耳○箋于往至事終○正義曰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爲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之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來毛如字鄭音賚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翰戸旦反又音寒徧音遍下同奭音釋爲于僞反下爲虎爲其同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

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之志大謙故【疏】王命至爾祉○毛以爲王以召公
進之云爾○肇音兆韓詩云長也祉音恥福也大謙音泰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之言
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我
先王文王武王受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爲楨幹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之業
不可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爲者乃召
公之功是嗣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我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
鄭唯以旬爲營宣爲徧戎爲汝爲異餘同○傳旬徧至康公○正義曰旬徧釋言文彼旬作徇音
義同爲旣以旬爲徧則宣不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嫌是召虎故辨之○箋來勤
至勤之○正義曰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于疆于理至於南
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爲徧旬
不宜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
國以統上二文也○傳肇謀至公事○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
之疾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德是敏爲識解之疾也**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卣
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
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釐力之反沈又音賚瓚才旱反秬音
巨鬯勑亮反卣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云周岐周也自用
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
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錫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虎**
拜稽首天子萬年箋云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疏】釐爾至萬年○正義曰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
之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卣尊汝當受之
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得專爲其有又加益以
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
命之也虎旣受命即拜而稽首稱言使天子得万年之壽臣蒙君恩無以報荅故願君長壽而已
○傳釐賜至之人○正義曰釐賜釋詁文秬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
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草何者禮緯
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
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

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釋器云卣中尊故云卣器也案春官鬯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也文人謂先祖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箋秬鬯至見記○正義曰以毛解秬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爲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爲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卽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煑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秠一稃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賜之鬯酒令之祭祀是使徧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德美見記者○傳諸侯至土田○正義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爲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爲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卽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箋周岐至就之○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爲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向岐周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旣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爲別廟焉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遂考成矢施也箋云對荅休美作爲也虎旣拜而荅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休許虯反聞音問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

疏 虎拜至四國○毛以爲上旣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之壽又令此明明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稱誦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洽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荅天子其辭如此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荅王之辭荅宣王也○鄭唯對爲荅爲異餘同○傳對遂至矢施○正義曰傳以對爲遂者以爲因事之辭言君旣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爲施字非也○箋對荅至下是○正義曰箋以君臣共語宜爲應荅故以對爲荅休美釋詁文作爲釋言文以王命

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爲召康公受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用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江漢六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十八之四

○韓奕

所望祀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所作祈考文古本同案所字誤也

錫謂與之以物 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作與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宋板與作賜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三章言公侯得賜而歸 閩本明監本毛本公作諸案皆誤也當作韓

卒章言欲得命歸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欲作其當是剜也其字是

是此韓爲之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爲作萬當是剜也萬字是

定貢賦於天子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此箋意謂貢其賦不謂定其貢賦也當以無者爲長

傳庭直○正義曰釋詁文之 (補)案之字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文下衍也字

琳字又作玪 (補)通志堂本盧本玪作玲案玲字非也說文玲玉聲從玉令聲玪玪塾石之次玉者從玉令聲二字顯然分別陸氏引鄭注尚書云美石正與說文玪字義合

鉤膺鏤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錫誤鍚餘同此

鞹鞃淺幭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幦後改幭案五經文字集韻二十三錫皆作幦此釋文云幭本又作幦曲禮素幦釋文云本又作幭二幭字當本作幦爲張參丁度所據也○按正字當作幦假借幭字爲之幭从巾蔑聲五經文字體譌舊挍非也

厄烏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厄烏蠋釋蟲文釋文金厄下云毛云烏蠋也下云烏蠋音蜀爾雅作蠋又云沈音晝段玉裁云烏噣軶也小爾雅釋名謂之烏啄古噣啄通用沈重音晝是也正義牽合釋蟲如風馬牛之不相及陸氏雖誤引爾雅噣尚未譌爲蠋鄭士喪禮注云今文軶爲厄此可見軶爲正字厄爲假借詳見詩經小學

善旂旂之善色者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

又乾三同 (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又作犮王同云舊脫作字王誤三今從毛居正改案六經正誤云又作犮王同欠作字王同謂

王肅本與此同作三同誤與國本作王同其說最誤此陸說字之或體與王肅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得謬加附會與國本乃誤字耳上云亦作軓軓此云又芟合而言之故曰三同小字本所附亦作三不誤

又以綏章爲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車上疑倒是也 說文云韇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韇當作鞹上下文可證載驅正義引作鞹

顯父周之公卿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王使卿士之顯父又云送者雖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是公卿當作卿士

又七救反 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相臺本所附救作敘敘字是也有客且七序反是其證小字本所附仍誤救山井鼎云初疑救字敘誤及挍元文亦然者謂通志堂本

筍竹萌釋草云 補毛本云作文案所改是也 鬻以苦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鬻誤鬻下同是 箋箋且多至其多 補案箋箋當衍一字

黎比公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黎音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正義本是黎字案此見左襄十六年傳今杜預注本作犂釋文云徐力私反一音力兮反犂黎黎皆通用字也

顧之曲顧道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釋文云一本作回顧段王裁云曲顧見白虎通列女傳淮南子注是也六經正誤云顧之猶顧蓋曲誤爲由由又轉爲猶當改作曲以諸本皆誤未有善本可證姑仍其舊依此是宋時監源撫閩蜀本皆譌作猶字今之宋本因毛居正據正義釋文論之而改正也又云道義者謂引導新婦之儀如此也

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迴當作曲正義下文可證

傳音以墳汾音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音字當作意形近之譌

正義曰箋口汾 補毛本口作以案以字是也

專以汾王爲大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專誤傳 而言韓侯

顯之 補案顯當作顧形近之譌毛本正作顧

及升車授綏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綏恐綏誤是也

當最敵取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當取其敵匹錯誤也

麀鹿噳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噳噳本亦作麌同吉日釋文云麌麌說文作噳唐石經彼經作麌此經作噳本諸釋文也正義本此經亦是麌字與吉日經

同郎亦作本也彼正義云麌麌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字又云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也是其誤考吉日傳麌麌衆多箋易之云麔牡曰麌而此傳不復易者以其文同從可知而省也毛詩字本用噳麔牡曰麌亦當假借此字故說文鹿部無麌是其實二經皆當作噳

爲玁狁所逼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爲獫夷所逼又云故知爲獫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釋文云允如字本亦作狁與正義本不同

實畝實藉 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藉作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定是稅籍又云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是正義本作籍字詳載芟序

所受之國多滅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受作伯考文古本同案伯字是也

又今百蠻追貊 (補)毛本今作令

邦晉應韓 (補)明監本毛本邦誤邢案邦當作邢形近之譌

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下當脫因字重貊字衍

玁狁之最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獫夷之最彊脫誤也

韓之所獫又近於北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韓之所部又近於獫夷錯誤也

其子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穀誤穀是也

○江漢

使循流而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正義本是順字

據至其境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境作竟案竟字是也境是正義所易今字

竟竟境 (補)通志堂本盧本作竟音境案音字是也

其曰出戎車建旟 小字本同毛本同相臺本曰作日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日字是也

而淮夷爲國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淮夷下當有與會是淮夷五字因複出而脫也

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則慘非也釋文云非可以兵操切之也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躁音早報反考此燮躁切即王風燮之躁感急字乃兵字之誤不當二字並有正義本無切字讀急躁之連文

者非

于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依此各本有者皆誤　非可以兵急躁切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切字衍也下文急躁之凡三見此合併以後人用經注本添耳　彼棘作棫音義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棫誤棫是也　故以為二事可以兵病害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非讀下屬上於二字斷句　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有者是非衍也六字疑誤衍是也皆有當作皆無○按六字係校書者語

為既以旬為徧閩本明監本毛本上為字作毛案所改是也

錫山土田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錫下旁添之字山下旁添川字土田下旁添附庸字案釋文云錫山土田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又正義云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依此是傳亦有本無附庸者釋文或本當如此故不云因傳加

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和誤和是也　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和恐秬誤是也

矢施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施作弛案釋文云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正義云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為弛字非也依此是釋文正義二本皆作施惟定本乃作弛耳孔子閒居引此經皇本作施載釋文其實施弛古今字見周禮小宰等注泮水䫋弛貌釋文云施貌式氏反本又作弛同正義中作弛亦可證也　對成王命之辭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傳對遂至矢弛閩本明監本毛本弛作施案所改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繹音亦騷素刀反徐音蕭

【疏】常武六章章八句至為戒然○正義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為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為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注皆有然字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為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武此事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為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戒王使之有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箋戒者至繹騷○正義曰三事就緒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赫火百反字又作爀大祖音泰下及注大師大祖皆同將子匠反第一章注同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勑以無暴掠為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警音景掠音亮

【疏】赫赫至南國○毛以為今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今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浦之傍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大祖者太師三公皇父也此人為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警言既以警肅之既已戒勑之以此為異

餘同○傳赫赫至太師○正義曰釋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爲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太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太師謂命此皇父爲太師毛蓋見其文類故以爲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爲卿士今命以爲大將太師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爲太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爲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爲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爲上將皇父爲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箋南仲至兼官○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爲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陳勝舉兵者史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爲厲王則在此之先若爲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箋敬之至尊○正義曰箋以戒爲戒勑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爲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爲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爲左右可得有中軍爲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爲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爲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爲恭敬戒爲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不得與鄭同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浦涯也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勑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祀司馬掌其誓戒○陳如字徐直覲反行戶剛反列也浦音普涯也說文云水濱也

不畱不處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

有事之臣箋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illegible]王謂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爲之于僞反下爲其同將子匠反下同 至就緒○毛以爲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爲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令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力而爲行稱王之命戒勑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厓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爲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爲異餘同○傳尹氏至浦厓○正義曰以王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前未爲此官始命之也知爲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孫炎曰厓水邊也說文云浦水濱也則浦厓一物故云浦也○箋尹氏至誓戒○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爲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爲卿而大夫是其揔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爲卿而兼內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之時勑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其職所云大司馬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云徐方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傳誅其至之臣○正義曰告之以不留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愍其民故不久留處而撥亂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爲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爲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箋緒至安之○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爲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雨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爲三卿故易傳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

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箋云作行也紹緩也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
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
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嚴毛魚檢反鄭如字紹如字繼
也徐云鄭人遙反繹音亦鄭作驛音同謂傳驛也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憚徒
旦反解音懈傳張戀反恐丘勇反下同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箋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
以驚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
人然徐國則驚動而
將服罪○霆音庭　疏　赫赫至震驚○毛以為上言戒勑將帥此言王軍往行言赫赫然而
盛業業然而動有儼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者此宜王之軍也以此
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為急疾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
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末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土之方斥候
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
擊以恐怖人然故使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為法故美王能行之○
鄭以為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
緩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傳赫赫至騷
動○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為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
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
敢繼以敖遊以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況今以安舒為始或當以敖遊繼之而宣王能終始如
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敖遊繹陳騷動皆釋詁文○箋作行至恐動○正義曰此說軍已動發故以
為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言繹騷則騷由
此驛故知繹當作傳驛之驛言有嚴天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
不憚之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敖遊也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
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恐動　**王奮厥武如**
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　虎之自怒虓然濆涯仍就虜
服也箋云進前也敦當作屯
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
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闞呼減反徐火
斬反又火敢反一音噉虓火交反虎怒貌鋪普吳反徐音孚陳也韓詩作敷云大也敦王申毛如
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淮濆符云反鄭大防也仍如字本或作扔音同勃步忽反降巨
江
反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截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
王師而斷之○截才結反斷端亂反　疏　王奮至之所○毛以為
既到淮浦鄉陣將戰王

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卽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厓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鄭唯以敦爲屯爲異餘同■傳虎之至虜服○正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虓虎故知虎之自怒虓然釋丘云墳大防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是墳爲厓也釋詁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囚係之名爲人虜獲是屈服也○進前至服者○正義曰以其臨陣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爲前也敦訓爲厚於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醜衆釋詁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臣稱臣爲王所特進非廣言士卒故知是將帥就執其降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卽服故就執之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箋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嘽吐丹反摯音至閒音閑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箋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緜如字韓詩作民民同度待洛反

【疏】王旅至徐國○正義曰上既克定淮浦之國此又進而伐徐言王之師旅雖經淮夷其師之盛嘽嘽然閒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摯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之廣如漢之大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戰則不可禦止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緜緜然安靜不行暴掠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嚴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往必克敵也○傳嘽嘽至苞本○正義曰嘽嘽閒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摯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爲一此別言如故爲二事也○箋嘽嘽至可禦○正義曰此皆以傳大畧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摯衆鳥者也故傳以爲摯如翰謂其摯戰之時也江漢以比盛大卽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爲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傳緜緜至濯大○正義曰緜緜舒緩之意故爲靜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爲敬濯大釋詁文○箋王兵至必勝○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未知何國以彊弱相懸而云大

征故知言必勝也王猶允塞徐方既來猶謀也箋云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陳直刃反下同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來王庭也徐方不回王曰還歸箋云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疏王猶至還歸○毛以為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陳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寡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逃而美之○鄭唯以猶為尚為異○傳猶謀○正義曰釋詁文○箋猶尚至不陳○正義曰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為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莊八年穀梁傳文○傳來王庭○正義曰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卬音仰此及名昊二篇幽王之變大雅也

疏瞻卬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十句次三章盡六章章八句至大壞○正義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周道廢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箋凡伯至來聘○正義曰凡國伯爵祇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揔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稱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昊天斥王也填久厲惡也箋云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昊戶老反填音塵下篇同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為罟瘳愈也箋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皆王所下大惡○瘵側界反字林側例反蟊本又作蝥音牟屆音界罟音古瘳勑留反卒尊忽反

疏瞻卬至夷瘳○正義曰言已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為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善政安之今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又乃下此大惡

之政以致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王爲虐政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蟊賊之蟲病害於禾稼然爲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徑施行不復收斂爲此殺害無有常又無瘳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以不安○傳昊天至塡久○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連罔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不言昊以異其文釋詁云塵久也古書塡與塵同故以爲久○箋惠愛至亂之○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言幽王爲政不惠愛我下民正謂降此大厲即是不愛之驗先言不愛爲目乃覆說不愛之狀甚久矣天下不安來久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之意也○傳瘵病至瘳愈○正義曰瘵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彝音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爲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瘳謂病愈愈亦止也○箋屆極至大惡○正義曰屆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爲已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爲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蟲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蟊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俗本爲自誤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箋云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覆芳服反服也注及下同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收拘收也說赦也○說音稅注同一音他活反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知也箋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知音智王申毛如字喆音哲本亦作哲

【疏】人有至傾。○正義曰上八句言王之爲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興成人之城國若爲智多謀慮之婦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爲此大惡故疾之也○傳哲知○箋哲謂至亂國○正義曰哲智釋言文智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在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亂國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宰嚭无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

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
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
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
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懿於其反
注同沈又如字梟古堯反姒音似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
教匪誨時維婦寺　寺近也箋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
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爲亂語王爲惡
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寺徐音侍亦如字　疏　箋懿有至無善。正義曰懿與噫字雖
近附近之近下近愛近川同上時掌反語魚據反　異音義同金縢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
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爲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厥其釋言文此刺幽王
而褒姒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傳寺近。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爲近。
箋長舌至言故。正義曰以舌動而爲言故謂
多言爲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言爲舌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
慝　忮害忒變也箋云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
人之語忮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
爲惡不信也。鞫居六反忮之豉反忒他得反譖本
又作僭子念反背音佩注同慝他得反好呼報反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
休其蠶織　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
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
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
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
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
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箋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
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賈音古注同爾雅云市也倍蒲罪反無與音預紘獲耕反耒力對反昕音
欣奉芳勇反下同種章勇反戾力計反燥也食音嗣單音丹繭古顯反君服與音餘褘音煇副首
飾褘是褘衣少詩照反繅素刀反本亦作繰同盆　疏　鞫人至蠶織。正義曰上言長舌之惡更
蒲門反紝女金反而與音預朝直遙反下朝廷同　說爲惡之狀此婦人之長舌多謀慮者乃
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則爲人患害且又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爲始終竟於後背而違之豈肯
自曰我之此言不中正乎反云維我此言何用爲惡惡而不知其非故爲可痛傷也既云由言不

善又責其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倍乃君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故今婦人之不宜
與朝廷公事而休止養蠶織絍千預男子之政亦非宜也○傳忮害忒變○正義曰忮者以心忮
格前人爲之患害故以忮爲害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箋鞫
窮至不信○正義曰鞫窮釋言文譖者皆不信之言故以譖爲不信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
猶終也胡何慝惡皆詩之通訓佞人似智姦人亂德皆自以爲善此刺褒姒自以爲賢豈謂是不
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嫌其不信所以至亡
而不改也○傳休息至之至○正義曰休息釋詁文傳解婦人无與外事雖王后之貴猶以蠶織
爲事故引礼記以證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云藉之言借也
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治之然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
少因而爲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紘謂冕之下而仰屬者此言服冕而冕有等級未知服何冕
也夫人受蘭服副褘則人君耕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衮冕也諸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耕藉之
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紘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之色故天子用之青東方少陽之
色故諸侯用之所以下天子天子藉田在南郊諸侯藉田在東郊亦此意也躬秉耒耜謂親耕之
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其事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
古揔舉諸神以爲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公涉下先公而誤耳既言人君親
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云蠶爲龍精然
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爲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
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畧同云築官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宮當爲官雉長三
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礼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
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礼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仞是仞有
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
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閉之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
旣卜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旦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
弁素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
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
也月令注留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礼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
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三宮之夫人亦
容天子三夫人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
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
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戾以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

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濕也歲既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據諸侯爲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獻以繭是夫人之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褘者彼注云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爲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過亦副褘也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禮奉繭之世婦也繅三盆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揔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揔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交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箋識知至於利。正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爲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王之爲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舍音捨注同介音界狄毛他歷反鄭如字謂夷狄見賢遍反被皮寄反

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類善殄盡瘁病也箋云弔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弔如字又音的瘁似醉反

疏天何至殄瘁。鄭唯以介狄別解餘皆同。傳刺責至忌怨。正義曰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爲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以富爲福也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爲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箋介甲至叛違。正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爲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爲勢故何在神上天者羣臣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別言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有妖變而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隕山崩川竭之屬也神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螟霜雹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不改脩德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知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爲王所怨故知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以正直不肯從邪故爲王所怨。傳類善殄盡瘁病。正義曰皆釋詁文。箋弔至至困病。正義曰弔至釋詁文此經與上義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爲政德不至於天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徵祥於神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忌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

憂矣優渥也箋云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爲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渥於角反譴棄戰反

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幾危也箋云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離力智反

【疏】天之至悲矣毛以爲上旣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可憂之狀天之所下此災異之羅網維其饒渥而多矣賢人之言皆云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憂愁矣又丁寧言之天之所下灾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之言皆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悲哀矣○鄭唯以優爲寬幾爲近爲異餘同○傳優渥○正義曰以優爲優饒之義故爲渥也信南山云旣優旣渥是優渥爲豐多之意也○箋優寬至不憂○正義曰以天之降罔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爲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傳幾危○正義曰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箋幾近○正義曰釋詁文上寬者謂微加譴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爲切故易傳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箋云檻泉正出涌出也觱沸其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怪何故正當之○觱音必沸音弗觱沸泉出貌檻胡覽反徐音下斬反

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藐藐大貌鞏固也箋云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藐亡角反鞏九勇反箴之林反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箋云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疏】觱沸至爾後○正義曰言觱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濆涌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悲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恨何故不從我之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旣言王政之惡故以箴王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藐藐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无使辱汝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守王位无喪邦國也○箋檻泉正出涌出○正義曰釋水文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傳藐藐至鞏固○正義曰釋詁云藐藐美也言大貌者爲美大之貌也鞏固釋詁文○箋王者至箴之○正義曰下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民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意而文不指斥是微箴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旻病也。召旻上時照反下密巾反下同【疏】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五句下三章章七句至之臣。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解名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名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曰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為天名此敘轉為閔箋訓為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意作者指言旻天為此故也先王佐命之臣能開闢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瘨病也病乎幽王之為政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中國以饑饉令民盡流移。瘨都田反沈又音殄又音田令力呈反一本作令故民

我居圉卒荒圉垂也箋云荒虛也國中至邊竟以此故盡空虛。圉魚呂反竟音境本亦作境。【疏】旻天至卒荒。正義曰言此旻天之王者其為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虐之法此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箋天斥至流移。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為斥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為政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揔二事是經之二天皆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為上天疾為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罟承以蟊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旻之文連敷於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為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所以為異者以二句相連疾與篤為類則威為酷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急而且重也但以言疾則為行之理已著言篤直是厚而遲為行之理未彰故又言降以見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實天與旻天俱斥王耳箋又揔解暴虐喪亂之事正謂重賦斂病中國以饑饉令盡流移也。傳圉垂。正義曰釋詁文。箋荒虛至空虛。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圉謂邊境以此故盡空虛以謂虐政故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羅罔天下衆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

內爭相讒惡。訌戶工反徐云鄭音工爭爭鬬之爭下同惡烏路反**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椓天椓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云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毁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皆謀夷滅王之國。椓丁角反共音恭注皆同潰戶對反遹音聿一音述奄如字本又作閹遠于萬反近附近之近邪似嗟反

【疏】天降至我邦。正義曰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比天之王者下此刑罰羅網之法於天下諂佞之臣又助為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蟊賊之害禾稼然又內自潰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昏奄椓毁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謀滅我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傳訌潰。正義曰釋言文。箋訌爭至讒惡。正義曰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為潰訌言內則蟊賊為外故云衆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在為害又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蟊賊內訌是臣之衆殘酷之人為之者以訌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惡故知臣之佞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傳椓夭至夷平。正義曰傳意亦以椓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天夭是椓天謂夭殺椓謂椓破夭椓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為亂也靖謀釋詁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言平殄而滅之。傳昏椓至王之國。正義曰解名此人為昏椓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閽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椓椓毁陰者為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椓毁其陰卽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閎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閽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閽人乃是墨者非奄人矣而此箋以昏為奄者案周禮序官閽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為之閽人與之為類官居其閒則亦奄人也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注云囿禁院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囿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閽人是閽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則墨刖皆亦為閽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閽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囿則用刖也官與寺人為類主以奄者為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之故知閽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

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 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箋云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皋音羔爾雅云刺素食也訿音紫爾雅云莫供職也玷丁簟反窳音庾裴駰云病也說文云嬾也一本又作衆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貶隊也箋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業如字一音五荅反貶彼檢反隊直類反又作墜

【疏】皋皋至孔貶。正義曰上言小人爲謀將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皋皋然志識頑鈍而不知治道訿訿然在公窳惰而不供職事心頑力惰自以爲宜王政已壞曾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也。傳皋皋至共事。正義曰釋訓云皋皋琄琄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是訿訿爲窳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窳嬾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從字。音眠。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 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潰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棲音西謂棲息也苴士如反槁口老反 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箋云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相息亮反

【疏】如彼至潰止。毛以爲言王無恩於民致使下民如彼歲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盛茂致使此草如彼水上棲止逐流之浮苴也旱歲之草如水上之苴言其枯槁無潤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起詩人閔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言其必將亂也後犬戎殺王是此言之信。鄭唯以潰爲彙棲苴謂樹上爲異餘同。傳潰遂至浮草。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爲遂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爲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箋潰茂至棲苴。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爲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爲彙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箋春秋至曰叛。正義曰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爲國亂之意也 維昔之富不如

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疚不如茲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疚音救病也字或作疚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況茲也引長也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粺皮賣反兄音況下同糲蘭末反沈音賴又音厲復扶又反下同長如字又張丈反率字又作䢦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鑿子洛反又音昨字林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音子沃反

疏 維昔至斯引○毛以爲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故舉明王之政以並之言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又言今時所以異於昔者維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賢人是其異於昔也由病其賢者故小人得進故又責之言彼宜食疏今乃反食精粺之小人由汝當路以病賢者何不早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爲滋益此亂之事使更長也言小人用事益使亂長故責之○鄭唯彼疏斯粺爲異餘同○傳彼宜至引長○正義曰以小人爲彼故云彼宜食疏今食精粺言其富小人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訓況爲賜也賜小人之物使之益多故以況爲滋滋又爲益引長釋詁文○箋疏麤至御七○正義曰以疏對粺則麤於粺也麤於粺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疏粺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爲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昏椓之黨食精也職況斯引職訓之爲主茲此引長言主爲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云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麤於粺故爲疏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頻舊云毛如字鄭作濱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詁云瀕今濱則瀕是古濱字者與音餘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箋云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爲亂之事是不烖王之身乎責王也烖謂見誅伐○溥音普烖音災徧音遍下同

疏 池之至我躬○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言由其內之地中無水以

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危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今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矣而在故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亂漸益大於欠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箋頻當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爲之故云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臣益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臣故知下經以泉竭內無益以喻無賢妃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辟闢蹙促也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名康公也言有如者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辟音闢蹙子六反**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箋云哀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喪息浪反

昔先王至有舊○正義曰言日闢日蹙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校於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八之五

○常武

因以爲戒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有然字是正義本無標起止云至爲戒然當是後添也

既已戒勑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以案上文既以警肅之以亦當作已

於軍將行治兵之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軍上有六字山井鼎云疏疊出此注作於六軍將有六字者似是其說非也此軍將二字連文將子匠反下箋云王又使軍將云云又者又此箋也行治兵者謂行治兵之禮正義有明文三字連文也釋文於上章六將下云子匠反第二章注同亦其證古本所采正義乃誤字耳見下

傳尹氏至浦厓 明監本毛本厓誤涯閩本不誤下同案厓字經注本多從水釋文亦然正義中多作厓當是其本不從水也考厓爲正字涯爲俗字依經注本改正義者非○按正義之例多以今字易古字此等轉寫有譌亂耳

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六當作云於錯誤耳

大司掌其戒令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下有馬字案所補是也

舒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文云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考舒徐也與野有死麕傳同定本釋文依爾雅耳當以正義本爲長

以驚動徐國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驚誤震案正義云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又云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是此箋當作動驚下箋云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亦動驚之誤也

如震如怒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正義云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是其本經中字亦作如也考箋云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鄭意以爲震怒自是實事不假外象轉經如字作而以說之毛氏詩如而互通鄭但於都人士箋云而亦如也餘多不言者省文耳一本乃依鄭竟改經作而似是實非

緜緜靚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靚作靜考靜字與韓奕傳同釋文緜緜下云靚也正義緜緜然安靜者易靚爲靜而說之耳考文古本誤采正義所易之字也韓奕正義字仍作靚不易當是後人改耳○按毛傳於楚茨閟宮皆曰清靜於韓奕常武曰徐靚曰靚毛意靚與靜有別靚有淸麗之意上林賦注曰靚糚粉白黛黑也是也

○瞻卬

天王使凡伯來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騁作聘案騁字誤也正義標起止十行本閩本皆不誤明監本毛本亦誤作騁

稱世稱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稱字浦鏜云當傳之誤是也常武正義云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可證

其爲殘酷痛病於民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病作疾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箋以蟊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此所改也正義上文云其殘酷於民如蟊賊之蟲病害於禾稼乃用病字則下疾乃誤字耳依之改者非

施刑罪以羅網天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

本網作罔案罔字是也下箋天下羅罔不誤網乃正義所易今字 此自王所下大惡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自作目明監本毛本同案目字是也考文古本作因誤甚

梟鴟聲之鳥 小字本相臺本聲上有惡字閩本剜入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脫也

借民力所治之然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然作田案所改是也 夏官馬質注引鬵云 明監本毛本云上有書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窮作病考文古本同案病字是也十行本閩本正義中標起止云至困病不誤明監本毛本亦誤改爲窮

天者羣臣之精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臣作神案所改是也

臧沸其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出案釋文臧沸下云泉出貌乃檃栝箋意耳不知者取其改箋誤也

瞻卬七章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仰後改卬案雲漢釋文云卬本亦作仰卬仰古今字也考文古本經序皆作仰亦非

〇召旻

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作也案所改非也此亡當作云耳 而近爲行之理未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延字當衍

窳不供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窳音庾裴駰云病也說文云嬾也一本作窊正義云說文云窳嬾也草木皆自豐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從宀依此是釋文正義二本皆作窳唐人此字從宀也所引說文今無其文正義所據往往非今十五篇說文如第字之類是也窳字出楊承慶字統草本皆自豐立以下即取彼文以爲說耳毛傳當本用窳字

故字從穴音眠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字作穴案皆誤也當作宀下音眠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

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爲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上浦鏜云脫茂字又云上以字當衍皆是也

況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況當作兄正義中作況乃易字耳考文古本經作況亦非也 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茲作滋下章箋同考此及常棣桑柔經傳箋皆當兄茲二字正義中作況滋者皆易字也今常棣唐石經已誤況桑柔傳箋各本皆誤滋此箋考文古本又誤采正義字改爲滋也又按此等茲字皆當上从艸下从絲省聲艸木多益也滋字从水从艸部之茲益也今人所寫茲滋皆譌字

池水之溢由外灌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溢作益考文古本益字亦同案益字是也正義中益字各本不誤

而在故小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故作位案所改非也在故當作任政形近之譌 於乃豈得不災害我身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乃恐舊誤其說非也於乃二字當衍我下當脫王之二字上衍而下脫耳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序下正義云卒章云有如召公是其證也關雎正義云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是也所引不與此同如出其東門引白旆英英而本篇乃作央央下泉大東皆引二之日栗冽而本篇仍作烈是其比矣良由撰者既非一人六朝義疏本有各家或復存舊致此歧互耳經義雜記欲依彼正義改此文未爲當也

言日闕日臧 閩本明監本毛本闕誤辟案闕是正義所易之今字皇矣江漢正義皆可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一

(六三)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正義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爲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爲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爲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爲太平德洽也書敘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爲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爲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爲復錄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爲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乃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雖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别題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各爲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爲别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爲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爲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間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者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别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

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
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
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正義曰
此解名之爲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
韶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
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爲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
王爲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
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擿雒
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德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
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
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爲祖
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爲武王之事要
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
鳥祀高宗即爲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與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爲頌成王致太平
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
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
係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
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
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
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駉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
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輙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
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賚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
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
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
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注云獨舉侯甸男衞四服者周
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
衞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爲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
乃巡守是爲攝政者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

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雝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雝於周禮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雝箋云得天下之權心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為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祕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杞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杞宋異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雝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為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勑諸侯卿士以賞罰為已任亦宜為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為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為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嘗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後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

之歌諸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
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自爲風雅此篇旣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爲頌
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爲次矣雝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爲次矣禮
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爲王者
之端武王卽因其業且俱爲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爲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
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
王旣道可爲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旣可法諸侯當法而行
之故次烈文也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旣祀於廟又當
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彊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
武王之持彊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爲豐年之祥故次臣
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
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旣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旣和樂年
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旣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雝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
侯之來朝有禮故刺載見也旣朝祭得禮則主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
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爲子
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
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先
朝廟而後諮謀君諮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旣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旣謀事求助致敬
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
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旣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天下所
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爲
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
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祀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予
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繹告之末祭類禡之小祀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
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爲先般與時邁同爲巡守般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
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祿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祀類聚繹禡爲末祭羣分觀此
則次有義矣可以犓論難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
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爲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身者鄭云
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
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正義曰旣言藏

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爲勢也以天爲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卽殽以降命
也殽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
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殽地。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之法
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
土之摠神爲土地主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皁物二曰川澤
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
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
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卽云政必本於天旣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云殽以降命則云
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
亦政之所本據令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
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
仁義。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
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
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
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
動作所由爲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爲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
自黄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爲而云降制度於
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爲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爲之既爲其器卽立其神
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
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義
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爲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
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
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
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爲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
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摠之五祀本爲制度而制度興舉卽是
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爲神不明故云儐鬼神言賓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
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
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羣臣此言祭得所之驗也
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爲聖王既法象羣神

人君誠心事之礼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
爲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爲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
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甑金玉
百貨可盡爲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
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儐鬼神則已爲禮行矣故畧之○故自郊
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
而事治義理由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與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脩猶飾也藏若其
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羣神之爲而爲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
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
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爲太
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
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
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爲報
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爲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
之非謂當祭之時卽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顯祭之後述祭
時之事明非祭時卽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
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爲顯神明多由
祭祀而爲故頌敘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
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
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
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
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雝武酌賚之等爲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
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
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爲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非其
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
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
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
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王肅準鵻鴞之傳而爲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事年毛意或如王肅
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爲成王卽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爲元年攝
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

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爲三年中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譏爲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廟本又作庿古今字也苗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剋火故改爲各傍佳朝直遙反【疏】清廟八句至王焉○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爲常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祠因春是四時之首故以祀爲通名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是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春礿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爲祀是祀爲通名也案召誥經序營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爲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以周公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爲主既成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卽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王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畧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頒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爲之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此祭而爲此詩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事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箋清廟至年時○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爲清廟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廟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爲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之德亦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

以訊之箋云歌謂作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爲常曲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爲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論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貌爲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於鄉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居之宮矣案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房爲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云象貌爲之者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宮室制度未暇爲天子制耳若爲天子之制其寢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然祭法注云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之室祭則想見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爲室不爲形必不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爲一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於音烏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意求之相息亮反注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

【疏】於穆清廟。毛以爲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義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爲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傳於歎至相助。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爲歎辭穆美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爲敬之美也樂記引詩云肅雝和鳴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爲敬雝爲和也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箋顯光至助祭。正義曰顯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爲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以肅雝承清廟之下宜爲祭祀之事而顯相之文又在其下明是相者肅雝故屬於周公唯顯相爲諸侯耳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經當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名多士亦爲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爲諸侯者義得兩通也

濟濟多

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執文德之人也箋云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存生存 疏 傳執文德之人○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也亦與鄭同○箋對配至生存○正義曰釋詁云妃合會對也是對爲配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天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廟祀文王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爲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

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駿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厭也見厭於豔反下同與音餘下同 疏 傳駿長至於人矣○正義曰駿長釋詁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廟非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爲人厭所以諸侯多士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與不見厭相涉爲誤定本集注並無不字○箋駿大至厭之○正義曰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遥探後世不宜以駿爲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揔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爲大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祀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猶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爲義此言奔走在廟主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天故以爲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爲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卽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維韓詩云維念也大音泰後大平皆放此 疏 維天之命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大平告文王之樂歌也以文王受命造立周邦未及大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之業致得大平將

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王之意故以大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王之廟言今已大平已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王之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箋告大平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卽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大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是其心有遺恨今旣天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大平故不爲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大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爲制作成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未卽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舉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卽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爲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疏 維天之命。毛以爲言維此天所爲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旣顯大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愼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愼行其道文王意旣如此我周公其當斂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若成當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爲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爲純美溢爲盈曾孫通謂後世之王唯此爲異其大意則同。傳孟仲至之禮。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爲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箋命猶至不已。正義曰天之教命卽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不已爲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

之駿惠我文王純大假嘉溢慎收聚也箋云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謚慎市震反本或作順案爾雅云謚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並作順解也明與音餘單音丹

曾孫篤之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

疏傳純大至收聚○正義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斂聚之義故為聚也○箋純亦至祖德○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為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實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已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為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為周禮六官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末節樂又崩亡無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承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為明堂不為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彼注更自觀經為說與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傳成王能厚行之○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為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為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箋曾猶至維今○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曾猶重也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刺七亦反 [疏]維清五句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歌樂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大平由彼五伐覩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時邁般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爲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知頌必大平乃爲明是覩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用以成功是制象舞之意○箋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爲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爲之舞故謂之象武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象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明武王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典須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作故別爲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爲此舞或所告所用周禮無之伐二十九年曾爲季札舞之明其有用明矣案彼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云無道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也其言箾爲所執未審何器以箾爲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箾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爲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

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典法也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

七年五伐也○緝七入反熙許其反【疏】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覩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皆清静光明無敗亂之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爲之乃本受命始爲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爲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焉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之而下故其言不次○傳典法○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俱訓爲常是典得爲法○箋緝熙至五伐○正義曰釋詁緝熙皆爲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爲此言要大爲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卽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肇禋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音名禋音因徐又音烟【疏】傳肇始禋祀○正義曰肇始釋詁文又云禋祀祭也是禋祭爲祀○箋文王至上帝○正義曰禋者祭天之名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卽祭天也伐崇之後乃稱王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爲强言祭天而伐據崇爲說也我應云玄湯伐亂崇孼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爲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證禋爲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成文彼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

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迄至禎祥也箋云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迄許乞反祺音其爾雅云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釋詁文祺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厶氏曰詩云維周之祺定本集注祺字作禎○箋文王至吉祥○正義曰此詩之作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爲古故謂武王爲今自是辭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爲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先見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法爲伐紂徵兆故爲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朝直遙反【疏】烈文十三句○正義曰烈文詩者成王卽

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卽此爲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旣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爲成王卽政但此篇勑戒諸侯用賞不以爲已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於廟此不言遣者彼勑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爲君之法其辭不爲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爲重故舉諸侯以揔之。箋新王至嗣位。正義曰解卽政所以有祭得爲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廟告已今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四時之閒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禱請非卽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卽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卽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卽政用此禮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卽政以歲首朔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箋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卽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爲年端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葢近者至也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至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卽政助祭是王[illegible]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偏祭羣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卽勑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與此非一祭者此卽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卽云王命作冊是幷告二神一處爲祭卑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偏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揔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辟音壁注下皆同祉音耻疆居良反竟也傳直專反

疏 烈文辟公。毛以爲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得爲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旣賜以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旣言文王如此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

舊國皆應誅滅而我武王觀汝舊爲君者誡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餘肩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繼其先祖也又爲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則國家強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訓導之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前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亦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爲助祭者有卿士與諸侯公辭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有疆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維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不廢我則使汝繼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勳異績其出於外而居之汝等當勤力爲善也又教之爲善之法汝辟公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四方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鄉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汝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傳烈光至錫之。正義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爲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爲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以錫茲祉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箋惠愛至天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總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爲二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侯也此既分辟公爲二故下兩經亦分爲二皆上戒諸侯下戒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爲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爲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無期。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所云之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云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於女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累劣僞反下同

【疏】傳封大至皇美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吳爲封豕長蛇封與長爲類則封豕爲大豕故封爲大也靡謂侈靡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爲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之義故以崇爲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

文傳於此篇不言卿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之此又言維王立之封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諸侯各為一國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敘緒也則繼父祖之業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箋崇厚至封之。正義曰以崇訓高也高是厚義故為厚也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為王者勸誘之辭耳其實小累亦不可也若無罪累則是有功王者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當念立所職之功奉行不倦也言大功者為之摠目於大功之中又為等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子為卿大夫之子為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則其君之謂出封為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王則出而封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競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云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頌之不忘。道音導 【疏】傳競彊至武王。正義曰競彊釋言文也教訓者所以導誘人故訓為道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傳以此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之也。箋無彊至不忘。正義曰得賢國強則四鄰畏威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言諸侯得賢人則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為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雖同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大夫則法其所為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稱誦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俗本唯有武王誤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大音泰大王大祖皆同盩直留反又音儔窋陟律反 【疏】天作七句。正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禴嘗烝但祀是摠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禰與大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於王既摠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為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

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具祭時實祭
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箋先王至
不窋○正義曰周公之追王自大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辨之也諸盩至不窋
廟唯祫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
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時祭先公唯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后稷嫌此等不爲先公欲明此
皆爲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爲祫祭案玄鳥箋云
祀當爲祫若鄭以爲祫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
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
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祫祭作序者言祫於太祖
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正是時祭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
岍及岐至于荊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
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岐
其宜反道音導汧口田反又口見反豳彼貧反

疏

天作高山毛以爲天之生此萬物在於
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興雲
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即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又說文王之德彼萬民居岐邦築作宮
室者文王則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
德若此令子孫得保天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
德前往者亦然爲互文也○鄭上二句別具在箋餘同○傳作生至所作○正義曰作者造立
之言故爲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爲大也○箋高山至其初○正義曰以文王未從豐之前與
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天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
于荊山禹貢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荊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
以證岐山爲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者
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爲神益
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爲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
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
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
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爲文耳此
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衆聚之稱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
書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東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

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定數耳。鄭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爲方五千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爲六也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夷易也箋云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行如字王徐並下孟反夷易羊豉反下徐易曰皆同佼古卯反乾其連反巛苦魂反字亦作坤訂待頂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議也譜云參訂時驗謂平比之也字詁云云訂平也

子孫保之

【疏】傳夷易。正義曰釋詁文。箋彼彼至其德。正義曰彼徂爲民往則彼作爲民作徂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彼萬民也徂往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爲道也徂謂新往者則作爲前至者此作矣即緜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佼健和易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盡賢人之業皆繫辭文也言乾以佼易故爲知坤以凝簡故爲能人能佼易則其情易知凝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則功可就故易從則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大故有功則可大爲物所親事可長久是爲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可廣大是爲業有所就故可大則賢人之業生人能事德業而已易簡爲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訂者比並之言卓然高遠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道則此二王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簡之義窮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王弼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簡之主皆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次故寄賢以爲名窮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比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參訂時驗是訂爲比並之言也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是卓爾爲高遠之稱

天作一章七句

周頌譜

脩文武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武當王誤是也 當代異其弟 閩本明監本毛本弟作第案所改是也餘同此 德至矣哉大矣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哉字衍是也 但商書殘鈌 明監本毛本鈌誤闕閩本作缺案鈌卽缺之别體俗字耳 其文在時邁與般敍武賚桓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敍武賚三字疑衍文非也敍卽序般序在下文 至此積三十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當作十三年誤倒非也此依鄭以顧命在致政後廿八年見尚書正義是上距攝政六年制禮時積三十年也十二年一巡狩故下云再巡守餘六年也浦不考之甚 是成王除沒嗣位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沒作喪案所改是也 來朝而見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誤命以彼箋考之是也 或者杞宋一國 毛本一誤二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浦鏜云監本誤非也杞宋一國者或杞或宋一國也 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卽告也合各有禮於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字當在觀之下錯誤耳卽正義每用爲則告合二字連文告謂酌合謂有讚故云各 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爲有事而作先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讀當作時字爲字斷句下文云故得自爲又云多由祭祀而爲可證也下當云有事先而後作誤錯先後二字在下耳 風雅此篇既有義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此篇恐誤是也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武王之事不爲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爲次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武字當重上武詩也下武論也正義下文云武武王之大事可證也必字衍 雖祭告之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山井鼎云雖恐唯誤非也執競既祭告之歌卽當與雍相次而今乃次思文上故曰雖耳浦鏜所改則更誤 訪樂敬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落誤樂是也

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配當祀字誤非也配謂思文 且社稷以祈報此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山林宜皇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皐案所改是也 君又降之於民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也下剜入○案所補是也 而德洽於神舉矣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矣下剜入○案所補是也

○清廟

周公既成洛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尅火故改爲各旁隹正義中字作洛是其本與亦作同唐石經所本也段玉裁云豫州之水自古作雒周禮逸周書職方淮南地形訓之屬皆有其證後漢改之魚豢錄魏詔云爾則魏文帝之失也詳見尚書撰異中當以釋文本爲長考文古本作雒采釋文

雖文王諸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主誤王是也　所以有清廟之德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廟作明案所改是也　謂公之

時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公上剜添周字案所補是也

顯光也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見也賢遍反正義云顯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爲是當是正義無見也二字　於穆清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一乃每下篇之總正義也合併經注正義乃以隸於首節有注之下爲割裂而失其次經注正義宜各單行於此可見以後盡同　其祭之禮

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義當作儀是也　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誤二是也　名多士亦爲

相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明

如存生存小字本同閩本上存作在明監本同毛本如誤知相臺本無上存字考文古本無亦同案無者是也　皆是執文德之人也毛本也上

有謂是能執行文王之德之人十一字閩本明監本無案此誤補也

不見厭於矣小字本相臺本於下有人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十行本誤脫

○維天之命

動而不止行而不已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又云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是其本上已下止今各本互誤

溢愼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溢愼也市震反或本作順案爾雅毖神溢愼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皆作順解也正義本是愼字

成王能厚行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成王能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正義本與一本同今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本爲長

今所承我明子成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誤承是也此成爲考作訓 彼法更自觀經爲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法當注字誤是也 一代法當通之後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一代之法當通後王錯之字在下耳

○維清

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見字衍是下當有後字 故謂之象武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武作舞案所改是也上云以象武爲名下云明此象武二武字亦當作舞 樂記說文武之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當大誤是也 伐二十九年 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作成案皆誤也山井鼎云當作襄是也 明其有用明矣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上明作名案所改非也此明字當作則 南籥以籥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籥下剜入舞字案所補是也 故此文稱象象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當衍一象字是也 而枝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枝作征考文古本同案箋上下言征伐此言枝伐正義於此引中候以說枝伐之義不容并此亦改爲征伐也小字本相臺本自是誤字

維周之禎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楨後改禎案釋文云祺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云定本集注禎字作祺考此傳云祺祥也箋云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皆用爾雅祺祥祺吉之文釋文正義二本皆作祺是也其作禎字者非也詩經小學云恐是改易取韻亦見經義雜記唐石經初刻又誤作楨乃涉大雅耳 厶氏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厶誤某案厶字出穀梁桓二年傳注正義中惟此一字作厶或舊用此字餘皆作某者爲後改也

○烈文

祭於祖者〔諸本者作考是也〕用賞不以爲己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當作罰譜正義可證〕

無疆乎唯是得賢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疆誤彊下同是也〕其出於外而居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誤居是也〕

是長遠無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期下當脫竟字是也〕

謂侯治國無罪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小字本相臺本謂下有諸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始至於武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立形近之譌〕

人稱頌之不忘〔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人稱誦之不忘也是其本頌作誦字〕

○天作

能安天之所作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當作能大天之所作也晉語叔詹曰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箋云大王能尊大之今本云能安天之所作誤今考正義云長大此天所生者又云是其能長大之是正義本此傳作能大天之所作不誤〕

彼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誤被是也〕有佼易之德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德當作道下同〕

但不知其定數耳○〔閩本明監本毛本脫定字案浦鏜云衍○是也〕

下徐易曰皆同〔補通志堂本同盧本徐作除云舊譌徐從山井鼎挍改釋文挍勘云所改是也〕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疏 昊天有成命七句。○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揔言郊祀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恒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爲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云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成王王如字徐于況反其音基本亦作基宥音又王功于況反解音懈下同苛音河刻音克

疏 昊天有成命○正義曰此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因二字鄭不爲別訓而破以同巳則是不異於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與鄭小異今既無迹可據皆同之鄭焉言昊天蒼帝有此成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爲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於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道德以成此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臥始於信順天命不敢懈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既能如此於乎可歎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光明矣又能篤厚其心而爲之不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而安之以此之故得至於太平是乃昊天之德故因其祭而歌之○傳二后至密寧○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

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以二王俱受天命其成周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也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卽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寛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寛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寛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爲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脩已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箋昊天至暴亂○正義曰以此郊天之歌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太帝而云昊天昊天與帝名同故解昊天是天之大號故蒼帝亦得稱之也后稷以大迹而生是天之精氣中苗與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傳訓命爲信旣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已訓爲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也正以言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當然也傳以密爲寧寧又訓爲安也故云行寛仁安靖之政以定天下又解二后行寛安之意寛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已上行旣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爲苛虐急刻安者綏於御物爲政清靖玉上行旣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爲殘暴擾亂此寛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之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旣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單都但反注同 疏 箋廣當至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設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疏 我將十句○正義曰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大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爲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

也是於明堂有摠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爲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享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又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爲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爲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爲文祖猶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其牛之色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四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然則大享五帝雖是施設一祭必周五種之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既摠享五帝明不用一全烝而已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玄與此別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后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稷有德不述天功皆作者之心有異序亦順經爲辭此之類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將大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將如字享許丈反徐許亮反右音又注及下同本亦作佑肥腯徒忽反說文云羊曰肥豕曰腯

[疏]我將我享○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祀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爲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歆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道而得爲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今而後其常早起夜臥畏敬天之威怒於是安之言安行文王之道以爲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將字別交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日施於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嘏福於文王此文王既佑助我而歆饗之故所以與我報福也餘同○傳將大享獻○正義曰皆釋詁文○箋將猶至助之○正義曰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爲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腯有天

氣之助有其爲天佑助故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民之畜產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爲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逆牛羊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助之也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爲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釁積共其羊牲注云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謂禋燎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嘏古雅反毛大也

【疏】傳儀善至靖謀○正義曰皆釋詁文也刑既爲法則式不復爲法當訓爲用毛於嘏字皆訓爲大此嘏亦爲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箋靖治至而福之○正義曰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所以蒙佑不宜爲謀之故以靖爲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云言受而福之謂神受其德故降與之福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遠行也○巡音旬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注同柴士佳反說文字林作祡行下孟反下出行同禪市戰反徧音遍

【疏】時邁十五句○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爲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

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爲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告祭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爲宗其文可以兼之矣○箋巡守至羣神○正義曰此解巡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建諸侯以爲邦國令之爲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至於其方岳之下爲此告祭而又爲封禪禮焉以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堯禪即位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爲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爲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強以陵弱恃衆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爲此禮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其事也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爲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傍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爲祭天何本巡守爲天所告至也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爲告祭之禮非獨東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雖岱宗而已餘岳不封禪也聚土曰封除地曰禪。變墠言禪神之也封禪必因巡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巡守其封禪必太平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禪者每一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一巡守以爲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也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王之事而箋云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爲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爲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是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以左傳之文參

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遠詩反傳所說非也徧於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柴望秩於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而望祀不言徧羣神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衍之屬般序正云四岳河海經唯言墮山喬岳不言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按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至岱不禋六宗何知當徧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美之也○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喬音橋嶽本亦作岳同音岳知音智

疏 時邁其邦○正義曰周公以時既大平追述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爲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爲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爲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乂之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干戈而納之則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其大美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也○傳邁行至岱宗○正義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疊懼喬高釋詁文彼疊作慴音義同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万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白虎通云岱者言万物相代於東方也○箋薄猶至美之○正義曰芣苢傳云薄辭箋云薄言我薄其云薄欲如此亦是初始之義故轉之爲甫訓甫爲始也允信釋詁文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昊天助之次序其事下云式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爲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爲天所愛復爲人所畏故

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卽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爲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非謂時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釁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釁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爲征伐及師爲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爲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徧於羣神也允王維后惣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爲君美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箋云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

【疏】傳明矣至不疑○正義曰明之與昭俱是見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爲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今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爲疑與鄭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箋明見至之效○正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俊乂之人用次第處位故也此經二句覆上佑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佑序之效驗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聚櫜韜也箋云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戢側立反櫜音羔韜吐刀反復扶又反

【疏】傳戢聚櫜韜○正義曰戢聚釋詁文櫜者弓衣一名韜故內弓於衣謂之韜弓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肆音四夏戶雅反下注同

允王保之箋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疏】傳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懿美至稱夏○正義曰懿美釋詁文肆者張設之言故爲陳也言求是自此求彼之辭故知求美德之士而用之謂式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爲樂名又解名爲夏之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夏知此夏爲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鶩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

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疏】執競十四句○正義曰執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箋云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執競武王○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鍾鼓之樂其聲和樂喤喤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為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曰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箋競強至福祿○正義曰競強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紂故知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永言孝思應侯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強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肩嗣長遠享國不絕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箋云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斤紀覲反【疏】傳自彼至明察○正義曰訓自為用故云用彼成安之道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宮玄鳥箋皆以奄為覆覆蓋四方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釋訓文明明斤斤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

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

反復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入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喤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筦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注同說文作鏘鏘行貌穰如羊反反反如字沈符板反又音販復扶又反重也又音服重直用反

【疏】傳喤喤至反復○正義曰喤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喤喤樂也穰穰福也舍人曰喤喤鍾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降福之大也箋以反反爲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爲復定本作覆○箋武王至福祿○正義曰箋以文承奄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是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嘏辭尚云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天子嘏辭致福固宜衆且大矣故云謂如嘏辭也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愨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則威儀反反是即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之下故知謂羣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即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之爲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聲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疏】思文八句○正義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既已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爲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爲序不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極中也箋云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烝之丞反粒音立阻莊呂反難也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艾音刈鄭注尚書五蓋反本或作反音同

【疏】思文后稷○毛以爲周公自言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此后稷有大功德堪能配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

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來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汝今之經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疆是命大有天下牢籠九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爲常久永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共食也○鄭唯以立爲粒率爲循其文義大同○傳極中○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是爲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存立衆民也○箋克能至其性○正義曰克能釋言文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烝衆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爲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文德故周公思之非謂徧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舜典云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俎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百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也益稷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万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授以水之衆鼃食謂魚鼈也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万國作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万邦作乂也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貽音夷字又作詒同牟並如字字書作麰音同牟字或作𪎊孟子云麰大麥也廣雅云麳小麥麰大麥也疆居良反竟也介音界大也後放此夏戶雅反注同遺唯季反下同涘音仕燎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

傳牟麥率用○正義曰孟子云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注云麰麥大麥也說文云麰周受來牟也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箋貽遺至之德○正義曰貽遺釋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書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

此時已三年矣穀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餘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涘以燎不言廻舟蓋在此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爲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后稷養天下之功言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内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爲大功故於樂爲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鍾師九夏是也書說烏以穀具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疏〕臣工十五句○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勑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勸農天子實敬諸侯不勑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序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指言始見不言其來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勑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

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
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釐力之反茹如預反徐音如度待洛反下同朝直遙反下
皆同【疏】嗟嗟臣工○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爲其太斥故戒其卿
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
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
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
專也又勑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
是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祭此民之
新田畬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本赤烏所與俱來之牟麥以
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牟麥之瑞而爲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爲上
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衆民
合之具汝所用錢鎛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銍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傳
嗟嗟至公君○正義曰嗟嗟歎聲將勑而嗟歎故云嗟嗟勑之非訓爲勑也臯陶謨曰百工惟時
天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爲官公君釋詁文○箋臣至自專○正義曰此遣諸侯之歌勑
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爲理之義故爲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言文又
解所以謂諸侯爲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歸故於廟中正其爲臣之禮明天子以
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爲常故於廟中稱之
爲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勑其下諸官而警切之
使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實亦戒諸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
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
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爲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
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
王所親建純臣也玄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
矣雖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爲不純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爲賓
主行禮是爲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爲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爲獻主不與臣
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小
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
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臯陶
謨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常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
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爲純臣故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

是臣之與工君臣並勑而以爲獨勑其卿大夫者以下勑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勑保介則知
此亦獨勑其臣不勑其君也且君臣禮絕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
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勑臣之工不勑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爲介故云勑其諸
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
唯上相入廟耳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勑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
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
功則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公
孫蠆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功王平理之
事也言來謀之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勑之而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
於廟中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於廟也定本集注廟字
作廟於義爲是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莫音暮本或作暮注同畬音餘耒力對反耜音似措七故反夏戶雅反被皮寄反

【疏】箋保介至執兵○正義曰此所以勑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爲車右故卽引月令以證
之耒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
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卽車右也引之者
證保介爲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勑車右之意以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
間常見勸農之事故勑之也不勑御人偏勑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勑車右
明其衛君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
言之以便文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已勸人非農人故也莫晚者古暮字作莫
說文云日在茻中爲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爲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爲晚春也知非夏之
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始勸農故
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以
明此爲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朝必以夏之正月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以六月爲正譏用七月則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
薦以仲月諸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云虞
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礿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
言春祀得不爲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

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逼故勑其車右以其時事即耕田是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畬田何如猶奈何也當奈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趍時恐時之晚過也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之叚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彼云衣皆保之義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康樂也箋云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於音烏注同迄許乞反樂音洛下同見賢遍反

【疏】傳康樂。正義曰釋詁文。箋將大至豐熟。正義曰將大迄至釋詁文於者歎辭皇訓爲美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受其光明謂爲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是其爲所美慶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既爲人知又爲天知美其瑞之著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今之豐熟此瑞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因以爲人見天瑞而歸之天見人歸而降福美此周德賜之豐年至今用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熟五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爲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爲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當。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爲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注云黍稷稻兗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者言之也

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庤持耻反錢子踐反鎛音博奄鄭音淹王徐並如字觀古玩反又如字注同銍珍栗反艾音刈銚七遥反何士堯反沈音遥世本云垂作銚鎒乃豆反或作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字詁云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鎒古字也今作耨同穫戶郭反本或作鑊音同釋名云銍穫。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此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小爾雅云截潁謂之銍截潁即穫也

【疏】傳庤具至銍穫。正義曰庤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鎛田器也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也。去草也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鎛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爲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箋奄久觀多。正義曰釋詁文彼奄作淹蓋鄭讀爾雅以淹爲奄故也王肅云奄同也已於執競之傳

以奄爲同言同多銍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意嘻意又作噫於其反噫音禧禱丁老反又丁報反見賢遍反雩音于與音餘

疏　噫嘻八句。正義曰噫嘻詩者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爲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爲之祈禱戒民使勤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箋祈猶至是與。正義曰春官太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爲禱求謂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穀於上帝之事與以孟春祈穀文與此同以雩者又是爲穀求雨之祭故以二者爲此祭也龍星見而雩桓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龍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復成文故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句也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爲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爲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故於此一祭可以爲報天可以爲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祈是郊爲祈穀之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祈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與祈穀爲一祭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摠祀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之下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也是大微之一不言祈穀摠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非周祀相對之例序者省以便文也

噫嘻成王既

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意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成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假鄭王並音格沈云毛如字彼皮寄反

【疏】噫嘻成王○毛以為噫嘻然嗟歎而有所戒勑者成是王事之王謂周公成王也此王既已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明顯著如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而種百穀典田之官既受率約卽告民云我欲得大發汝之私田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耕汝等須大事汝所耕及時趁農十千人維為配耦恐其失時欲令万夫俱作天下既已太平尚能重民如此為之祈神殷勤戒勑故美而歌之○鄭唯噫嘻二字與駿字別又三十里為一部一吏主之實有十千之數具說在箋○傳噫歎至王事○正義曰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為歎以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為歎勑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勑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勑之○箋噫嘻至百穀○正義曰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勑戒故以為有所多大之聲謂作者有所裒多美大而為聲以歎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有所至故引尚書以當之光彼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彼說堯德而聖人道同周公成王德亦如之故美其能昭假也先言此者人之恒性莫不急於未就情於已成今成王者德既著至而猶尚重農以是而益可美矣故云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王者率農夫教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文承成王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畯農夫也畯卽豳風小雅及春官籥師所云田畯者也田畯至典田之官而爾雅謂之農夫故知農夫是主田之吏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浚本亦作駿音畯毛大也鄭云疾也發發伐一本無一發字徑古定反畛之忍反又之人反洫況域反澮古外反廣古曠反

【疏】傳私民至其望○正義曰毛以此經皆勑民之言故解其勑意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

君於巳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訓駿爲大故云大發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申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也○箋駿疾至成數○正義曰釋詁云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爲疾也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弈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勑終巳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此三十里爲部使一吏主之者以王者率農夫使教民種穀農夫卽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畯田大夫畯卽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爲之箋又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卽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卽有一徑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卽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卽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卽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是萬也旣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爲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其爲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爲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

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鄙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爲之耳無正文言以南畮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畮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旣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卽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橫澮則南北之畔卽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爲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昊天有成命

注云天神謂言五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衍字是也

早夜始順天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始於信順天命又云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考此箋始信乃經之基命傳所云基始命信也故正義云傳訓命爲信旣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信順天命經中之命已訓爲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中之命也其順上有信字顯然今各本箋中脫者非也又此正義信字今亦删去見下

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天字浦鏜云夫誤是也 故曰成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王衍字非也今周語脫王字韋昭注云成成其王命也當成王成其王命也亦誤删王字 蒼帝非太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太是也

中苗興稱堯受圖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中下當脫候字盧文弨補之是也生民正義引作稷起注當是鄭據苗典以注稷起耳 故言早夜始順天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中下當脫信字上下文皆可證 所必信有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信字當作事 王上行旣如此 閩本明監本毛

本同案王當作己

肆設也補案設當故字之譌毛本正作故

○我將

謂祭五帝之於明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下當脫神字是也莫適十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十作卜案所改是也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毛本祭下剜添一字閩本明監本無案此誤補也言帝於文自足南齊書禮志有一字以義添之耳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同當因字誤是也

維羊維牛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正義本作維牛維羊周禮羊人疏隋書宇文愷傳引亦如此今考正義其說是也唐石經與正義本不合未詳其所本經注各本箋皆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與唐石經合當是一本也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此非孔氏原本原本作維牛維羊前後俱未及盡改是也羊牛字當互換謂其不疾瘯蠡也明監本毛本蠡誤癳閩本不誤○案集韻有癳字正義以今字易古字耳左傳祇作蠡

○時邁

徧于羣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云云釋文云徧于音遍段玉裁云司馬彪祭祀志光武封大山刻石文亦有此四字經言秩則包攝徧于羣神在內鄭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鄭以經文前後詳略互見故引之如此正義非是見尚書撰異中遠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同相臺本無此三字案山井鼎云古本無後補入考無者是也此釋文邁行也誤入於注而又譌邁作遠遂不可解當是經注各本始附釋文者不加○爲隔故也小字本正如此是其驗矣

國語稱周公之頌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公上浦鏜云脫文字是也除地曰禪閩本明監本毛本禪作墠案所改是也而鳳望降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望作皇案所改是也七十三家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當作二

懷柔百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神柔集注作濡柔是也釋文云懷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段玉裁云當從集注本作濡見詩經小學

高岳岱宗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岳作嶽案嶽字是也十行本經中皆作嶽字注及正義中多作岳字乃以岳爲嶽之別體字而用之以取省也與說文所謂岳爲古文者全不相涉盧文弨經典釋文考證牽合之殊誤

而明見天之子有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周下浦鏜云脫家字是也

〇執競

祀武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於注是也

其心冀成王業未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業下當脫王業二字是也

釋訓文明明斤斤〔補〕案文當作云

君臣醉飽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又云故知謂羣臣醉飽也祭未旅酬下及羣臣是其本作羣各本作君皆誤考文古本作羣采正義

穰穰衆多之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貌當作福

故知謂羣神醉飽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神恐臣誤是也

〇思文

黎民俎飢閩本明監本毛本俎誤阻

俎讀曰阻閩本明監本毛本俎阻字互誤按此條可證古本尚書十行本最佳處也古文尚書撰異中詳之

無此疆爾界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界後磨改介案釋文云界音介大也是釋文本此字作介也考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云無此封竟於女之經界者說經疆爾也經界之界鄭自解義之辭非經中之介云乃大有天下者訓介爲大乃經中之介也正義本亦自不誤故釋文正義初無異說不知者誤認箋中界字爲經中介字乃改經

耳此唐石經初刻之誤而各本同之者也李善注魏都賦引薛君云介界也然則韓詩讀介爲界或相涉而亂耳當據釋文本正之考文古本作介采釋文 白魚躍入于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于作王案相臺本非也正義引大誓白魚入於王舟尚書之文本如此箋以上句有武王故下不更云王耳考文古本于王竝有亦采正義而誤

說文云麰周受來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麰當作來此引說文來字下文不知者誤改之耳 言無此疆爾界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界當作介此因經注本之誤而改正義耳

○臣工

於王之朝無自專 小字本相臺相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上來朝下云直遙反下皆同謂此箋及下箋諸侯朝周之春二朝字也正義云定本集注朝字作廟於義爲是正義本亦是廟字與釋文不同 言汝當祭此民之新田畬田何 補 祭當作奈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奈 耕則必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獲當作穫是也 於久必多銍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終誤於是也 周公謂越常氏之譯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裳 定本集注廟字作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廟作庿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恐朝字誤是也

曰在鄚 音莽 中爲莫 毛本音莽誤口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此正義自爲因之未誤入正文者也。按此則交理不得不作小字者與前有別 以禘禮記周公於太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記恐祀誤是也 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與恐爲誤是也

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也當誤倒是屬下句讀 非五行當穀 補 毛本當作常案所改是也

鎛鎒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鎒乃豆反或作耨又引字詁云鎒古字也今作耨同正義云此云鎛耨當是其本作耨 高誘注云耨芸田也 補 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田作苗云苗舊作田今依本書改案此當是陸所引與今本不同改之未是小字本所附亦作田也。按當云所以芸田也俗人往往刪古書所以二字 銍獲鐵也 補 通志堂本盧本獲作穫案穫字是也 截穎謂之桎 補 通志堂本盧本桎作銍案銍字是也 鎛迫也 補 毛本也作地案所改是也 也

本云垂作耨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剜也作世案所改是也

○噫嘻

噫嘻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意嘻下云意本又作噫同正義引噫天喪予是其本作噫唐石經以下之所本也其實意卽噫之古字假借耳當以釋文本爲長 當在孟夏之日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日作月案所改是也 夫報天而主日[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夫當作大 郊而後祈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祈作耕案所改是也

意歎也[補]案此不誤意卽噫之古字假借耳毛本改作噫非 嘻和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和作勑考文古本同案釋文云毛云噫歎也嘻和也是其本作和正義云爲歎以勑之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勑也是其本作勑經注本當出於釋文岳氏古本皆依正義改之 及春官籥師閩本明監本毛本官誤宮案浦鏜云章誤師是也 田畯至典田之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至恐主誤是也

駿發爾私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浚本亦作駿音畯毛云大也鄭云疾也正義本是駿字 發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發發伐也一本無一發字正義云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是正義本與一本同考發伐於聲類爲至近故用爲訓詁無取於疊字也當以正義本爲長。按俗有撥字坺字皆謂耕起土也古祗作發作伐撥人謂土曰伐人發之曰發故增一發字 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小字本同相臺本者下衍言字閩本明監本此二十字全脫去毛本初刻同後改有案因上文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複出私田而致誤 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三字誤作二考文古本三字不誤但物觀補遺所載但云三十里無下三字則更誤矣 主意之讓下也[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主當作上 深丈四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六尺誤四尺非也此深二仞七尺曰仞是丈四尺考工匠人鄭遂人注及此正義皆有明文浦不考之甚 以百百乘是萬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下百字作自案所改非也 九塗而川周其外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澮誤塗是也

[General Information]
□□=□□□□□□□□□ □□
□□=□□□□
□□=148
SS□=12374791
DX□=
□□□□=
□□□=